

吉原町
 日記
 日本外史
 平氏

日本外史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94
 1



歷水存碑丁卯辭職之際錦旗亦嘗奉還為漢廷
 旗謹識諸是朝文化中山庫罹災失其傳記然其事
 祖家康鞅掌王事戡定禍亂延特旨賜以日月錦
 須賀修船塢成靜岡藩知事上表奉還錦旗畧曰
 海者設其社輸木邦所製車數百輛之難奴轉之橫
 入皆便之漸瀕海內後四年英米人居留下清國上
 都下東京人高山某等三人創造人力車以代復興
 利害王之集議院足以說破浪士等頑論一時傳
 議員頗苦說諭公賜大慨其徒固作一書見論
 路浪士數名陰忌洋習以國費夥多為口實請復之

日本外

類人車力車

要助
 赴入為馬山和車助

奉還錦旗
 修船塢



1791

賴襄子成著

點註

標記

日本外史

明治八年

二月新雕

開心庠舍藏版

微頭



南
幽

明治八年春日書

實美



津田左右吉

標印

日本外史序

つた文庫



古今國勢之變修史之體裁係焉我朝中世以降王室失馭政歸將家子成所謂此間有宇宙未曾有之國勢叙之當用宇宙未曾有之文體者自非子成之才與文孰能得獨力網羅

日本外史

綜各家顛末精核簡明如斯書乎況
子成生遭於武治之世則其所論說
或不能無隱諱而凡事繫於王室將
家名分之大義者微言深旨尤致其
意焉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百世之
下矣此其一部外史畢世精力之所

鍾而所以至皇政維新今日之盛稱
為良史也歟頃者余友吉原氏為之
標註提綱揭要使讀者因以了作者
苦心之所存則天下古今形勢之變
理亂興廢之蹟粲然可觀矣其裨益
史學豈淺鮮哉余加訂正遂以詹言

并於卷首云

明治八年三月

關機識



佐瀨得所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身', '文', '少', '樂', '翁', '公', '閣', '下', '嘗', '讀', '宋', '蘇', '轍', '上', '韓', '魏', '公', '書', '愛', '之', '以', '為', '自', '古', '進', '言', '於', '當', '世', '王', '侯', '者', '大', '抵', '有', '求', '而', '自', '售', '識', '者', '所', '醜', '獨', '轍', '偉', '魏', '公', '人', '物', '比', '之', '名', '山', '大', '川', '欲', '接', '其', '言', '貌', '以', '養', '己', '作', '文', '之', '氣', '言', '雖', '近', '狂', '其', '澹', '泊', '無', '求', '可', '知', '也', '雖', '然', '魏', '公', '是', '時', '猶', '當', '路', '秉', '權', '人', '將', '疑', '轍', '之', '有', '求', '焉', '閣', '下', '今', '代', '之', '魏', '公', '也', '而', '勇', '退', '高', '踏', '久', '處', '閑', '地', '使', '襄', '學', '轍', '所', '為', '可', '以', '無', '嫌', '矣', '特', '貴', '賤', '懸', '絕', '不', '啻', '如', '轍', '於', '魏', '公', '則', '徒', '仰', '而', '心', '嚮', '之', '而', '已', '今', '茲', '尊', '嫡', '君', '侯', '膺', '。

賴襄字子成，蒲山陽

又彌三十六峯外史

其父惟完，彌春水安

藝如茂，郡竹原人，為

廣鳴文學，以安永九

年，庚子生，子成於大

阪，天保三年壬辰五

月子成，死於京，萬時

年五十三，葬于長樂

寺，著有本書及日本

政記、通議、新策、春秋

講義、先文錄、日本樂

府詩文集等

左近衛少將兼中守

源定信，退隱，彌樂翁

實田安中，約言宗武

次子，出承不，頭松

平定邦之後，居奧州

白川，食十一萬石，天

明中文藝公奏為老

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少將樂翁公閣下。襄嘗讀宋蘇轍上韓魏公書，愛

之，以為自古進言於當世王侯者，大抵有求而自

售，識者所醜。獨轍偉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大川，欲

接其言貌以養己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

求可知也。雖然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人將疑轍

之有求焉。閣下今代之魏公也，而勇退高踏，久處閑地，使襄

學轍所為，可以無嫌矣。特貴賤懸絕，不啻如轍於

魏公，則徒仰而心嚮之而已。今茲

尊嫡君侯膺。

賴襄

卷之一

中其在職能舉有德
公之政德化大行舉
世倚賴稱為賢宰至
文化中致仕
蘇轍字子由
韓魏公名琦字稚圭
其宗特為首相
尊嫡名定永
謝天拜之恩此年三
月文恭公拜大相國
乃使定永等朝獻謝
恩
聲效言笑也
司馬遷字子長漢武
帝時為太史令撰史
記

大方猶曰大家也
國乘猶曰國史也
常藩史大日本史是
也
隆治之所由指德川
氏撥亂反正之事蹟
先輩撰著安積覺所
著列祖成蹟中并積
善所著逸史等是也
中興諸將謂楠氏北
畠氏等
割據群雄謂後北條
武田上杉等

幕命入朝謝

大拜之恩。襄伏在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邇吏帶

閣下之命來就。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賜。覽觀禮

意慙慙愧悚交至。夫襄不敢求於

閣下而

閣下求於襄襄之榮大矣。復何所嫌而辭避乎。雖

未接警效聞其詞命亦可以自壯於是忘其

蕪穢出以納下執事又敢有所瀆告轍書稱史遷

文有奇氣他日自作古史則論遷之疎略輕信淺

陋無識夫遷官太史總領天下文籍猶不免疎略

之譏况如襄以寒陋一書生獨力罔羅古今其不

自揣而招大方嗤笑必也然少小嗜讀國乘每病

常藩史之浩穰又恨其有闕至近代之事與夫

隆治之所由非無先輩撰著又未有晰其端緒綜各

家終始者於是私做遷史世家而加詳備斷自源

平氏至於今代間以中興諸將及割據羣雄

關係治亂者家別紀之或鎔而合之要覽其成敗

盛衰之狀與臣屬謀戰忠邪之跡取其大體最明

確者若夫博引旁搜辨折錙銖世自有其人以為

非襄輩所及也至其義例益亦有賾淺陋之嘲者

事繫

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列將家而雜以雄長舉

東洋傳記

是自有說焉是字指

事繫

一姓之下等之事

也

今日而稱謂論說如久尊崇者是自有說焉夫右
族迭興甲起乙仆以成海宇之沿革而事不必關
於

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
而其中貫以

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大義所繫必用特書雖則權豪

於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署題以見統屬而載之

事實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

謂則謹據

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重按跡可知不敢

私撰名號以黷

其葉猶累世也

元帥征夷大將軍也
見統屬統謂元帥屬
謂權豪

尾睹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統合之所漸則今
日無前之

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敢喋喋頌贊使人疑其諛與

溢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襄區區撰述之本意不可

不為

閣下一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著書取

其簡約自便省覽始非謀公之世也所以引摭剪

裁皆成一家私乘之體至寫錄體貌又一倣古史

不肯學輓近之文縉是以拮据二十餘年藏之篋

笥未嘗示人今乃得

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真意外之幸也

喋々多言也
溢過譽也

口手為事之謂拮据

襄雖無求於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載非經
 大賢之鑒識不足以保其傳也然苟得流傳不別
 今與後其損益於世道人心尤不可不加謹也
 病羸不能效力父母之邦况敢望有益於世然生
 遭此極盛之運以其庸陋之筆墨裨補萬一焉則
 不負為太平之民也蘇轍謂魏公苟以為可教而
 教之則幸矣

閣下其亦有以教襄焉冒瀆尊嚴惶懼無已

文政十年丁亥五月廿一日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父母之邦謂廣鳴菴

文政仁孝朝年號

標註日本外史例言

一此書今盛行于世殆至戶讀家誦以其文義質實
 明暢易辨解也然閱首至尾得一部要領者則十
 僅一二耳是所以余忘謝陋為之標註也
 一此書詳將家興廢以形世變而其中貫以帝系年
 次者條理本自明白然初學之徒不易記認故即
 位改元及諸將帥繼世叙任之類必標出之
 一凡事蹟之關治亂盛衰者就文中撮其要疏於行
 首令讀者詳其始終顛末

一官名通稱。及城邑山河之所在。亦附載之。其卷冊既異。或年次相隔者。則重複出之。以便省覽。

一凡土地名氏之類。其方音稱呼。隱僻不可徵者。錯雜難詳者。則闕如焉。以俟後考。

一本文所援引故事成語。及字句之稍難理會者。儘加註釋。以令易了解。

一河越本標本書。別本異同者。定从其一。不復揭之以欄外。之餘白也。其據他書有所訂正。不可刪去者。則存之。

一諸家略譜。各附其卷首。使讀者一目瞭然。如國郡沿革圖。則余又別撰外史年表。附錄之。就而參攷焉可也。

一此書名分。所係體裁之得宜。而敘事之妙。議論之確固。非余輩贊評之所能悉矣。要讀者不覆玩味。自然得之耳。故不贅之。

一全編加標註。及施音訓。點句讀。分節段等。皆以裨益黃小令識者。看之覺煩。燕可厭也。況余輩寡聞固陋。其紕繆者尚多。博雅君子。為加釐訂。為幸。

吉原呼我識

日本外史

引用書目

○神皇正統記

今昔物語

陸奥話記

奥羽軍記

將門記

純友追討記

後三年合戰草紙

保元平治物語

平家物語

長門水平家物語

源平盛衰記

東鑑

承久記

太平記

異本太平記

參考太平記

太平記綱目

櫻雲記

伯耆卷

菊池軍記

關城書

保曆間記

梅松論

花營三代記

足利治亂記

室町殿日記

明德記

應永記

富士御覽記

北山行幸記

椿葉記

永享行幸記

長祿寬正記

嘉吉記

結城戰場物語

應仁記

應仁略記

應仁別記

重編應仁記

文明一統記

鎌倉大草紙

細川勝元記

細川政元記

三好成立記

三好別記

松永記

十河物語

穴太記

光源院記

赤松記

北條五代記

房總治亂記

豆相記

相州兵亂記

河越記

國府臺前記

國府臺後記

北條早雲箇條書

里見軍記

蘆名記

伊達成實記

最上記

山形記

東國太平記

甲亂記

甲陽軍鑑

武田三代記

北越軍記

謙信軍記

河中島合戰記并圖

北國太平記

上杉輝虎注進狀

中國治亂記

陰德太平記

江就記

毛利家記

筑紫軍記

別所長治記

長曾我部元親記

九州治亂記

信長記

織田真記

立入宗繼記

太閤記

天正記

豐鑑

小松記

富樫記

淺井軍記

朝倉軍記

江北記

江濃記

蒲生氏郷記

惟任退治記

紫田退治記

余吾莊合戰覺書

紀州發向記

島津家記

朝鮮軍記并圖

朝鮮征伐記

高麗陣日記

朝鮮物語

清正記

前田軍記

黑田長政記

細川忠興記

將士美談

武邊物語

武家閑談

武者物語

武將感狀記

武家高名記

武家盛衰記

老人雜話

故老物語

大河内秀綱物語

○三河記

三河物語

松平譜

德川記

創業記

藤澤寺縁起

松榮紀事

家忠日記

增補追加家忠日記

關原記

關原軍記并圖

關原記大全

關原外記

石田記

石卯餘史

駿府政事錄

東照宮御遺訓

御遺訓附錄

御遺誡

慶長記

慶長一統記

慶長日記

元和記

四戰紀聞

三形原合戰記并圖

小牧合戰圖

大阪記

大阪軍記并圖

難波戰記四種

冬夏日記

秀賴記

大阪首帳

若江合戰記

大阪冬夏陣覺書

櫻井合戰記并圖

淺野家記

淺野家臣記

小幡景憲事記

酒井家記

本佐錄

落穂集

玉露叢

玉滴隱見

岩淵夜話

武野燭談

柳營秘鑑

諸家大秘錄

諸家深秘錄

君臣言行錄

○續日本記

續日本後記

文德實錄

三代實錄

令義解

類聚三代格

延喜式

姓氏錄

三善清行意見封事

職原抄

皇胤紹運錄

尊卑分脈

公卿補任

武家敘任

大系圖

武家大系圖

足利系圖

細川系圖

德川系圖

上杉系圖

貞水式目

建武式目

知譜拙記

主圖合結

武鑑五種

○水鏡

扶桑略記

世繼物語

榮華物語

續世繼物語

增鏡

宇治拾遺

玉海

百鍊鈔

愚管抄

古事談

續古事談

著聞集

十訓抄

徒然草

愚昧記

後愚昧記

康富記

親元記

祇園執行日記

東寺執行日記

古野拾遺

義貞記

菊池武朝申狀

吉野事書案

新葉集

宗良親王集

○大日本史

大日本史贊藪

國史實錄

烈祖成績

藩諭譜

王代一覽

鎌倉將軍譜

京都將軍譜

織田信長譜

豐臣秀吉譜

東照宮年譜

年譜附尾

武德大成記

武德安氏記

武德編年集成

東遷基業

東遷成基

大業廣記

源在標記 日本外史 一冊書目

○元史

明史

明史紀事本末

懲忠錄

皇明通記

皇明實紀

兩朝平壤錄

中山傳信錄

異稱日本傳

○和漢合運

木下長嘯集

羅山集

讀史餘論

五事略

保建大記

本朝通紀

中興鑑言

制度通

南留別志

駁臺雜語

通語

逸史

常山紀談

稱謂私言

日本外史 附外傳 〇對北條氏

卷一 目次

〇對北條氏

〇平氏

卷二 源氏前記

〇源氏上

卷三 源氏正記

〇源氏下

卷四 源氏後記

〇北條氏

卷五

新田氏前記 ○楠氏

卷六

新田氏正記 ○新田氏

卷七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上

卷八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中

卷九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下

卷十

足利氏後記 ○後北條氏

卷十一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卷十二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卷十三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上

卷十四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下

卷十五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上

卷十六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上

目次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中

卷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下

卷十八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一

卷十九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二

卷二十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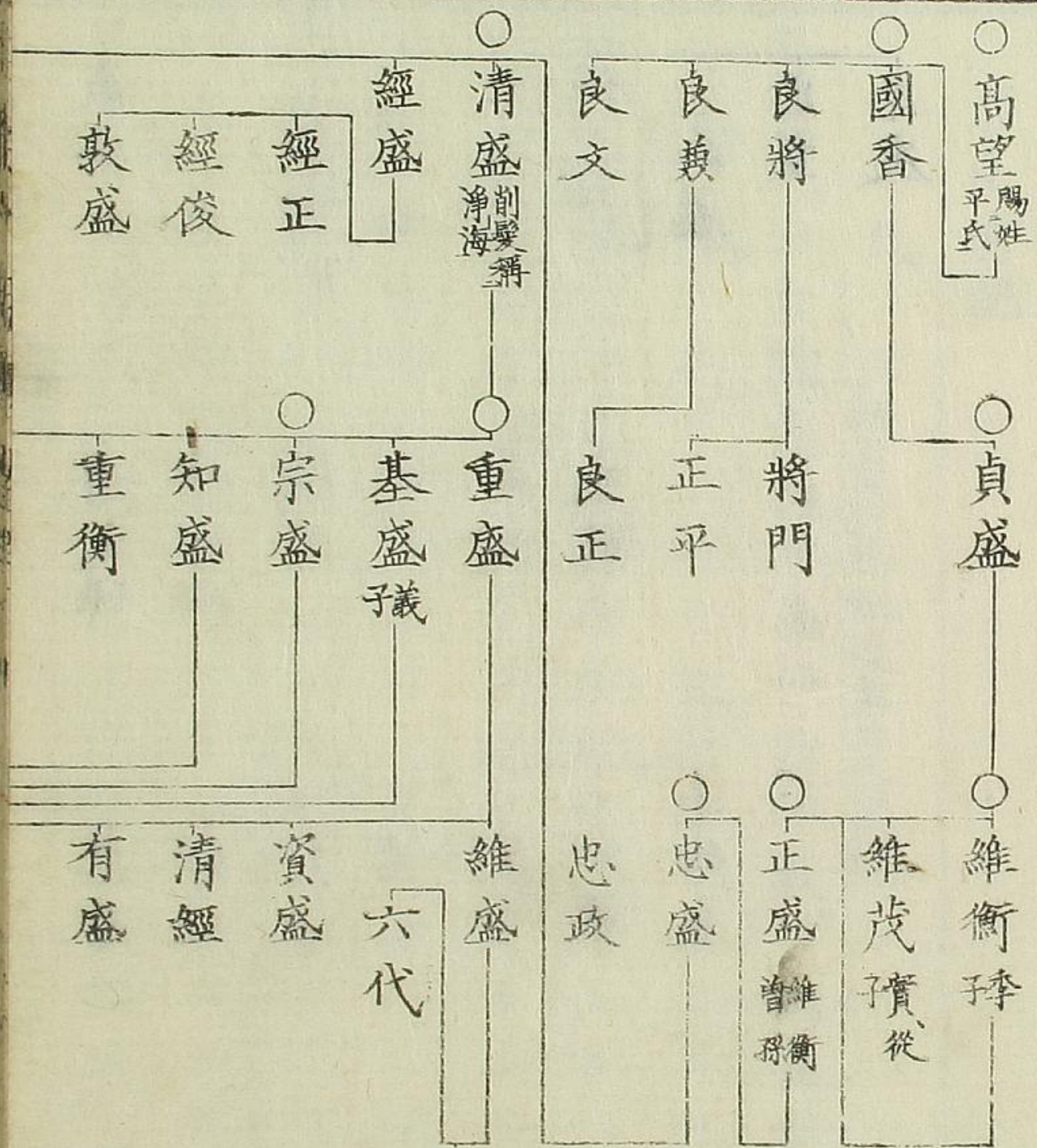
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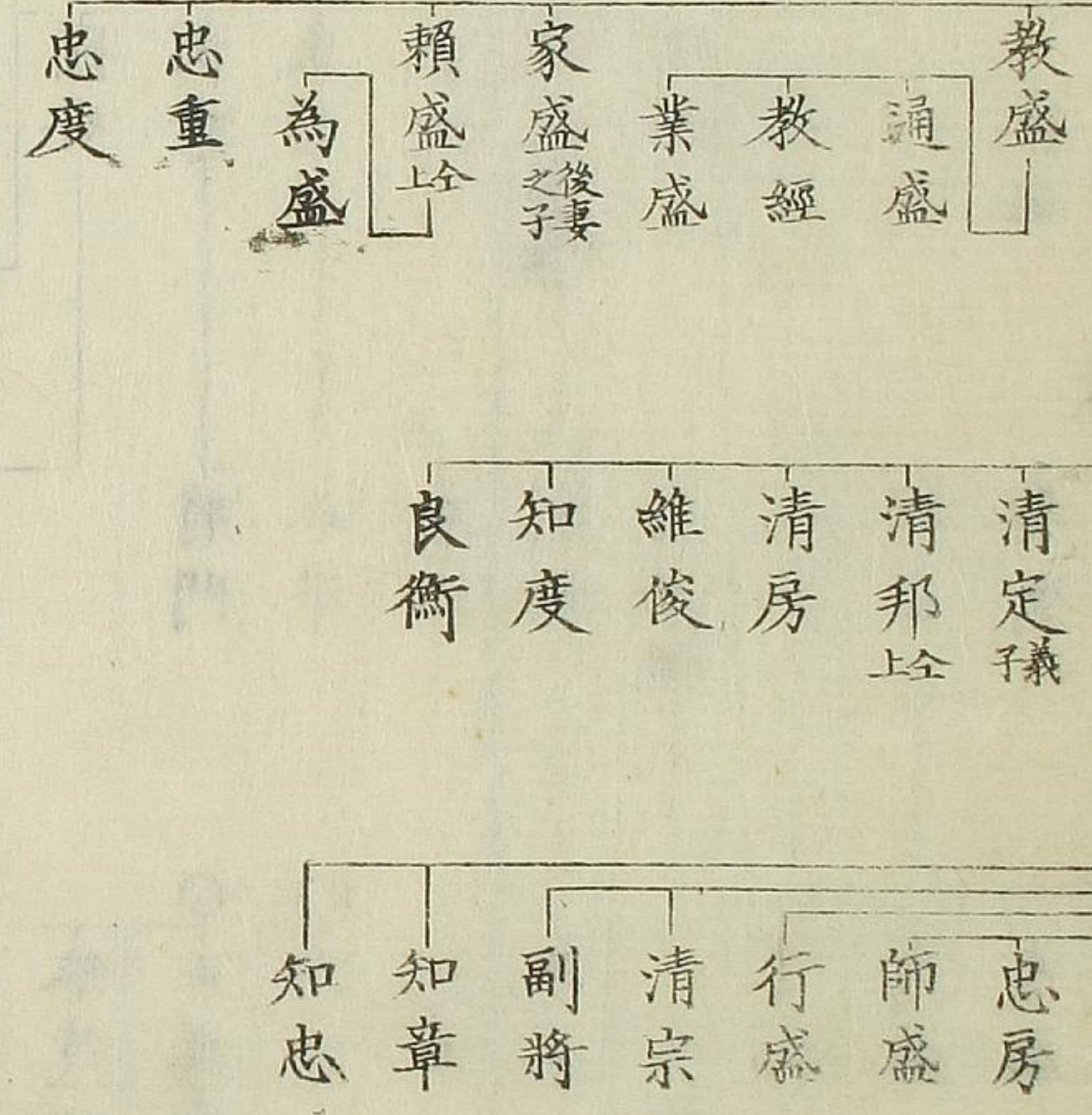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四

卷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平氏略系





舊志猶曰古記蓋指神皇正統記

制符詔符也
大權謂兵食之權
將門猶曰將家也
三善清行大學頭
式部大輔參議
宮內卿醍醐帝時
人 封事凡上書
言事者恐其言或
漏密封以上之故
曰封事清行意見
載在日本史本傳
宿衛豪橫言宿直
護衛之兵驕恣也
宣與但同 大臣
成務朝所始置大
連仲哀朝所始置
編裨謂編將裨將
屬大將別率五者
皇子皇后謂日本
武尊神武皇后之

日本外史卷一

源氏前記

平氏

神皇正統記後鳥羽天皇論

外史氏曰吾讀舊志見鳥羽帝時數下制符禁諸州武士屬源平二氏曰大權之歸將門也其在於此時歟及讀三善清行封事陳宿衛豪橫之患乃知制度之弊其來久矣非宣始於此也蓋我朝之初建國也政體簡易文武一途舉海內皆兵而天子為之元帥大臣大連為之編裨未嘗別置將帥也豈復有所謂武門武士者哉故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天子必親征伐之勞否則皇子皇后代之不敢委之臣下也是以大權在上能制服

類三韓馬韓辨
韓辰韓即新羅高
麗百濟也今謂朝
鮮肅慎靺鞨也
中世蓋指天智持
統之際此至大
畧如此際括令義
解用之墓現也
倣也六衛左
右道衛左右衛門
左右兵衛八省
中務式部兵部治
部刑部民部大藏
宮內是也孝德朝
始置之丁強壯
之民也首領指
大殺少殺等
守令謂國司也
今義解云有國國
須契餘國皆待勅
符義解云節者
以鬣牛尾為之大

海內施及三韓肅慎無不來王也及至中世慕倣唐制
官分文武乃特置將帥六衛之將天子親兵而兵部
居八省之一建左右馬寮以蓄貢馬而邊要之國諸郡
皆有軍團三分一國之丁而取其一五人為伍伍二為
火火五為隊隊二為旅旅十為團各有首領一火六馬
便騎射者特為騎隊皆任守令簡點衛京戍邊按簿差
遣每舉征伐令沿道諸國須契敕勘合凡征行萬人乃
有將軍有副將軍有軍監有軍曹有錄事每總三軍大
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臨軍對敵首領不從約
束者皆聽專決還日具狀以聞建勳位十二等論功酬
賞而罷其兵凡其器仗藏于兵庫出納以時皆管之於

將所權也令以刀
劍代之故曰節刀
約束法令也
勳位實官功之等
級有十二詳見令
義解仗劔戟總
名也尺一之符
以尺一板寫詔書
也度僚百揆謂
百官諸司也
聖大畧也
光仁帝寶龜中屢
命紀古佐美等討
陸奧夷賊桓武帝
延曆中命坂上田
村麿討與賊平之
汰冗兵省無用兵
卒也
貞觀清和帝年号
延喜醍醐帝年号
坐制鄉曲擅作威
福也所謂武斷鄉

兵部中朝制兵大略如此雖不及上世之旨其防亂慮
禍可謂密矣是故有事則下尺一之符數十萬兵馬立
具而平時散歸卒伍為之將帥者或自文吏出臨兵陣
畢事而歸脫介冑而襲衣冠未嘗有所謂武門武士者
也及藤原氏以外戚世執政權卿相之位非其族人不
擬官論品流因習成俗庶僚百揆概世其職而將帥之
任每委源平二家於是乎始有武門之稱焉光仁桓武
之朝疆場多事寶龜中廷議汰冗兵殷富百姓才堪弓
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就農業而兵農
全分至貞觀延喜之後百度弛廢上下隔絕與羽關東
之豪民以軍功至六衛舍人者或坐制鄉曲不勤宿衛

曲者
清行所謂即意見
封事中之語
驅虎譬勇士豺狼
譬賊民
儼然矜莊兒
朱雀帝天慶帝平
貞盛討平將門後
冷泉帝天喜康平
間源賴義討安倍
賴時貞任等堀河
帝寬治中原義家
討清原武衡家衡
馴致以漸而至也
二氏撫寧其豪傑
而收者之故赴之
其易得猶探囊中
物取之耳
勤絕也
恬熙安和也
爪牙鳥獸亦用以
為威者也今借用

而守令莫之能制清行所謂非六軍驅虎而為諸國豺
狼者所在皆是平居藏甲蓄馬儼然自稱武士於是乎
始有武士之稱焉自從天慶馴致寬治源平二氏數鎮
東邊每用此輩以奏功效而各有所習用以相隸屬因
襲之久如君臣然自是其後苟有事輒命之二氏二氏
各發其隸屬赴之如探物於囊不復煩選將徵兵而討
伐勦誅莫不立辨廟堂之上務取恬熙不憂其勢之積
重不回方且延為爪牙以相傾排而已鳥羽之下此令
也如察其弊者焉而不窮弊之所由於救之之術蓋已
疎矣當是之時源氏有授命者勅平氏討之平氏有難
制者令源氏誅之更相箝制以為得控馭之術而不知

以譬武士
傾排傾覆排擠也
榘猶舉也謂方主
命也
箝巨淹切鎖頂也
謂相箝持也
搏擊也噬齧也擗
竊也言及噬君相
竊奪威權也
媮他侯切與媮通
苟且也齒列也
抑自抑制也
保元後白河帝年
号平治二條帝
年号事詳後條
繫際也
嚮前目也

異日搏噬攘奪之禍又基於此敗壞古制苟媮一時皆
足以自取困蹶也抑戎事民命所繫而兵食之權不可
一日去國先王之必躬親之其旨深矣今委之一二宗
族又賤其事而不省至於別其品類不齒之朝廷之上
甚則奴僕視之曰是武門耳是武士耳及其論功行賞
或恪而不與嗚呼幾何其不相率以自棄於法度之外
也特以積威所約抑不敢發爾至於保元平治之際乃
乘釁而起潰裂四出不復可收橫流之極終致失其千
歲不拔之權而授之嚮所奴僕視者可勝慨哉吾作外
史首敘源平二氏未嘗不歎王家之自失其權而國勢
之推移有非人力所能維持者因世變以見得失後之

維持係維持也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三

桓武天皇
諱山部光仁長子
母高野新笠社
任十四年
叙身位也

式部卿其長官
也他倣之
高見無官無位
宇多帝時賜姓平
氏

鎮守府將軍長將
下野守良兼
聖武朝始置鎮守
府於陸奥膽澤郡
將軍其長官也
左馬允允其判官
他皆倣之

參議高野女真宗
式部卿卿其長官
也他倣之
高見無官無位
宇多帝時賜姓平
氏
鎮守府將軍長將
下野守良兼
聖武朝始置鎮守
府於陸奥膽澤郡
將軍其長官也
左馬允允其判官
他皆倣之
將門榮顯
相馬小次郎將門
榮顯凶暴也
攝政清和朝始有
此號檢非違使

憂世者將有以留心焉

天子之傍妻而置相當五位以上

平氏出自桓武天皇。天皇夫人多治比真宗生四子。長曰藤原親王。幼有才名。長而謙謹。好讀書史。觀古今成敗。以自鑒。敘四品。任式部卿。子高見。孫高望。高望賜姓平氏。拜上總介。子孫世為武臣。其旗用赤。高望四子。國香。良將。良兼。良文。並任東國守。介鎮守府將軍。國香子。曰東盛。材武善射。為左馬允。良將子。將門。性桀黠。倚攝政藤原忠平。求為檢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怒。去之東國。據相馬里。劫掠常陸。下總時國。香為常陸大掾。良兼為下總介。皆與將門有隙。承平中。將門終攻殺國香。將門之在京師也。嘗詣敦實親王。從兵可五六騎。適貞盛亦來謁。會將門出門。貞盛謂人曰。將門必生事。天下者今日恨不率士卒。即率士卒者。當擊殺之。至是貞盛棄官而東。欲復父仇。與良兼及從弟良正共攻將門。不利。貞盛謂是私鬪也。不若受教討之。將還京師。有所請。將門要擊之。信濃貞盛大敗。脫身入京師。已而良兼卒。將門乃據下總。遂襲執常陸介藤原維幾。取常陸。武藏守興世王。兇險喜亂。往說將門曰。關東八州。沃饒而四塞。可據以霸天下。夫取一州。誅取八州。亦誅誅一耳。願公安所決。將門大悅。延為謀主。遂攻下野。上總。武藏。相摸。悉下之。弟將平諫曰。帝王有命。不可妄冀。願熟圖之。將門曰。天縱我以武。吾取帝位。孰能拒之。乃建偽宮於下

淳和朝所始置
相馬里在下總
大掾其國府判官
也他倣之
承平朱准朝年号
敦實親王宇多帝
子

興世王喜亂
沃饒而四塞言土
肥物豐而四方既
險也

偽宮
朝敵
天子制度
偽字
相馬

興世王喜亂
沃饒而四塞言土
肥物豐而四方既
險也

日本外史 卷之一
門曰天縱我以武吾取帝位孰能拒之乃建偽宮於下

將門登比敵敵皇城

聯俯視也
純友奏議中約言
長良孫右大辨遠
經第三子

王族謂桓武皇胤
關白光孝朝始有
此號詳卷末
敵將至設備曰戒
嚴

天慶二年
三年
右衛門督忠文
慕贖而廣求也
秀鄉魚名公八世
孫從四位下下野
孫世号依藤太
梳理髮也
將門拾粒

總猿島置文武百官初將門與藤原純友者友善嘗同
登比叡山俯瞰皇城曰壯哉大丈夫不當宅此邪遂與
謀反謂純友曰他日得志吾王族當為天子公藤原
能為我關白乎至是純友為伊豫掾任滿不還據海
為盜以遙應將門潛遣人入京師行火坊市京師戒嚴
時天慶二年也三年朝廷拜參議藤原忠文為征東大
將軍率諸將東伐發東海東山兵募以重賞而任貞盛
常陸掾發兵討將門將門聞之率兵索貞盛於常陸不
得乃散其眾獨以千餘人至下野下野有押領使藤原
秀鄉世為大族及將門起兵往見之將門方梳髮捉髻
而出款接之命食共食飯粒隨前拾而食之秀鄉知其

大臣矣
天慶二年

押領使
諸回軍
復為元
別手其頭
人其其
宜分族
此位

島廣山在下總

感感迫也
叱叱怒以舌口
中作聲也
梟首懸懸首木上
曰梟首京獄京師
獄門也
伊豫警固使橋遠
保誅純友在此年
九月

平將軍
四天王
下野守維衡散位
致賴常陸介賴信
大和守保昌
滿以罪遷也
維茂出羽介鎮守
府將軍餘五將
軍

點主票記

輕率不足與有為也乃從貞盛貞盛窺將門無備與秀
鄉合兵四千餘人急襲之將門遽出拒之大敗貞盛乘
勝疾攻將門欲誘之險阻走據島廣山貞盛火其營大
戰于山北將門以見兵四百騎死鬪貞盛麾兵變之將
門獨身出走貞盛叱咤追馳射中其右額墮馬秀鄉斬
其首興世王以下悉伏誅梟于京獄八州皆定而純友
尋平忠文等皆途還貞盛以功敘從五位上後遷從四
位下任鎮守府將軍兼陸奥守世呼曰平將軍貞盛四
子季維衛最勇與平致賴源賴信藤原保昌齊名稱四
天王任下野守後私與致賴鬪謫徙淡路貞盛又養從
子維茂亦勇敢亞維衛維衛曾孫正盛有武幹時平氏

日本外史

卷之一

有且其解也強也

義家誅與賊家術
武衡
剽掠劫入抄掠財
物也
猖獗言賊勢兇惡
鐸鈴官遣使勸賜
鈴振鳴之以為節
天仁元年 天仁馬
羽帝年号
大治 大治崇德帝
年號
備前守正盛
得長壽院長承元
年三十三開之
堂於東山置金佛
号曰得長壽院
董督止也
發事畢也
豐明節會十一月
中旬辰日舊新稱
於廟有宴
詭罵辱也

白河帝
諱貞仁後三
原長子母藤
原八幡成子
在位十四年
鳥羽帝
諱定長所之
長子母藤原
成子在位十
六年

與源氏並為武臣而源義家樹功邊陲宗黨尤強其長
子義親為對馬守剽掠九州殺官使流隱岐逃歸出雲
殺吏奪貢賦勢甚猖獗於是詔正盛為追討使賜鐸鈴
率兵討之與義親戰斬其首梟于京獄時天仁元年也
正盛生忠盛忠盛居伊賀伊勢之間為人眇一目大治
中山陽南海盜起忠盛追捕有功事白河鳥羽二上皇
並有寵焉鳥羽上皇建得長壽院以忠盛董役役竣除
但馬守聽昇殿舉朝憎之謀以豐明節會乘暗刺之忠
盛曰朝則蒙詔不朝為怯其辱宗一也乃帶刀而入家
人平家貞與其子家長衷甲從焉吏訶止之家貞對曰
主君有戒心臣將與之同死吏不得止忠盛昇殿就聞

朝廷使
者四方
比鈴
馬府年
夜中
人馬
物
行也

仁平
祇園祠
西京八坂
寺
鳥羽神社
仁平
近衛帝年号
參議經盛中納言
教盛右馬頭家盛
大納言賴盛薩摩
守忠度

左兵衛家貞
詞謹貴也
瓶子醋甕
效猶嚴推窮罪人
也
陛階也天子必有
近臣執兵陳守陛
側謂之陛下者因
角達尊之意也
木刀塗銀
塗銀美也用意良
苦謂不刀塗銀以
死衛君謂家貞等
衷甲從入
仁平 近衛帝年号
參議經盛中納言
教盛右馬頭家盛
大納言賴盛薩摩
守忠度

拔刀刀先外射衆大畏不敢發及宴召忠盛命舞衆歌
曰伊勢瓶子醋甕蓋國音瓶子通平氏醋甕通眇也忠
盛愧之不終宴退呼主殿司脫刀授之而出衆劾奏忠
盛帶劍上殿以兵自衛請正典刑上皇驚召忠盛問之
對曰臣之家人聞道路之言尾臣而來不使臣知唯陛
下斷其罪如其佩刀請問之主殿司主殿司進刀木刀
塗銀也上皇嘻曰忠盛用意良苦以死衛君則武人之
習耳遂無所問忠盛累遷以正四位下刑部卿卒於仁
平中忠盛有七子曰清盛經盛教盛家盛賴盛忠重忠
康而清盛最極寵貴初忠盛之事白河上皇上皇有嬖
姬居祇園祠傷嘗夜幸焉兩甚觀鬼髮如束鍼乍觀乍

忠官
人

麥稗代笠

有身身重也為懷
孕身中復有一身
也免身分娩也

清盛

尉判官也他做之

海魚入舟

周武王有白魚入
舟之兆蓋引此例
為興家之嘉瑞也

鳥羽法皇

崇德帝

白河法皇 璋子太

納言公實女待賢
鍾聚也情之所鍾
愛之篤也

叔父兒

白河第二

子為堀河堀河長
子為鳥羽今以崇

近衛帝

崇德帝諫位
崇德帝諫位
崇德帝諫位

近衛帝

德為白河之子則

於父堀河為昆弟

目曰叔父

得子中納言長實

女美福門院

近衛帝

以言吉神謂之兒

請神加殃謂之祖

後白河帝

惡左府 法性寺閑

白忠通 慈運勸

也恟懼也

保元元年

六條判官為義

美福名清盛

右馬助忠實

安藝淡言基盛

守野七郎親治

下野守義朝

失命忠盛射之忠盛捕而視之一老僧東麥稗以代笠

捉火器行吹之曰將上燭于祠也上皇謂忠盛膽勇可

倚益有寵所幸宮人兵衛佐局與忠盛私有身上皇即

賜之曰生女則朕取之即男也卿以為子也宮人免身

生男是為清盛後娶妻生家盛賴盛清盛出依中御

門氏大治中任左衛門尉累遷至從四位下安藝守航

海赴任有魚入其舟或曰興家之兆也先是鳥羽太子

受禪是為崇德帝帝母璋子幼養於白河法皇鍾愛之

及長不衰頗涉物議鳥羽是以不子視崇德也戲目之

曰叔父兒鳥羽寵姬曰得子號美福門院生皇子體仁

令崇德養為太子四歲受禪是為近衛帝帝崩崇德希

復位崇德皇子重仁又長而賢中外屬望而美福以近

衛蚤世為出此詛乃密勸鳥羽立崇德同母弟雅仁是

為後白河帝朝野駭然崇德憤恚名左大臣藤原賴長

語之以情賴長慧黠世稱惡左府與兄忠通爭權不逞

欲使上皇復位而已專柄也乃恣通舉兵物情恟然保

元元年七月法皇崩即夜葬之上皇遂舉兵據白河殿

源為義等屬之法皇豫度有變遺命諸將當召者清盛

不與焉蓋以忠盛夫妻傳重仁也美福曰安有強如平

宗而不召乎遂召之清盛舉其宗應召焉叔父忠政獨

赴上皇宮清盛義子基盛為檢非違使擒上皇黨源親

治于宇治已而勅源義朝攻白河殿留清盛等衛宮

從白河帝
諱雅仁鳥羽之
四子母以藤原氏
諱璋子在位
三年

保元

美福名清盛

右馬助忠實

安藝淡言基盛

守野七郎親治

下野守義朝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一

少納言入道信西
鎮西八郎為朝
二將一為藤原
一為藤原

如意山在京城東
鎮西府先是已有
太宰府歸云今不
詳年代天貳其大
官也長官云即
六波羅甲第
第宅有甲乙次第
甲第者第一等之
宅也

後白河帝授位

二條帝

藤原氏後白河長子母藤原氏諱懿子在位七年

近衛大將
職一府八武
弓箭兵仗
天子之衛
官前左右
二府
其長官也
平治元年

後白河上皇
中納言右衛門督
信賴
安祿山事跡
安祿山胡人唐
玄宗得寵後謀叛
大納言經宗 右
中將成親 檢非
違使惟方
平治元年
熊野坊部坐在紀
伊
兵庫頭賴政 伊
賀守光基
少納言兼指通意
宅

猶豫本並數七處
變不決也

細言藤原通憲奏使清盛同往清盛長子曰重盛從父
攻其西門西門將源為朝善拒我先鋒二將為其所射
殺清盛曰吾受命不必此門重盛不肯曰擇敵而進豈
武臣所為乎兒請當之清盛令兵士擁止重盛與其攻
南門白河殿陷上皇出走入如意山削髮奔南都途被
執遷于讚岐賴長中流矢已而自殺帝詔清盛捕獲
未獲忠收出依清盛乞降不聽殺之朝議因令義朝殺
為義以清盛為播磨守超遷太宰大貳重盛以下受賞
有差始與甲第于六波羅義朝視平氏聲望出已上也
心常嫉之藤原通憲娶清盛女為婦亦與義朝有隙通
憲參與大議多所釐正帝授位太子是為一條帝而上

皇仍聽政政在於通憲上皇嬖人曰藤原信賴求為近
衛大將上皇欲聽之通憲不可因圖唐安祿山事跡上
馬以諷之信賴慚恨乃與義朝深相結納陰謀作亂藤
原經宗藤原成親藤原惟方等皆與其謀謀既定而畏
清盛不敢發平治元年冬清盛重盛率筑後守家東等
九一人詣熊野行至切部六波羅使者來告曰昨夜信
賴義朝與源賴政源光基等率兵五百圍一條殿火
之並火少納言第殺傷無算遂幽上皇及主上於禁內
少納言亦遭害矣眾愕然清盛曰為之何如宜到熊野
計之乎重盛曰武臣赴天子之急何猶豫為清盛曰如
無甲何家貞曰臣豫慮有是事矣開其擔出甲胄五十

日本外史

卷之一

宮村

佐備門人向言叔王惠源太安部
野待トテハ河ト其儀ハ且テ
候ハ伊勢國伊藤ノ兵共ヨソ都入
ラセ給ハハ御供仕ラシヨリ百騎
待テ進ラセ侍 清盛入京師ワレト
申ハ敵ノ悪源太ニハアアソシテ
能御方ヨリサシナレ 乘載也與也也夫
ウテヤ者ノ共トテ 子所御車馬衣服
皆色ヲ直ニテ 異誠百物日乘喪
キト進也 光賴折信賴
最勉也

清盛計技

器械弓箭稱之衆乃結束北還已而聞源氏兵要阿部
野清盛曰彼衆我寡我且避之四國以謀再舉車盛曰
機不可失失今不伐彼將先我我寡而敗何耻之有今
日之事有死而已清盛曰吾志決矣率衆疾馳未至阿
部野遇一騎衆意源氏使也騎至曰臣至自六波羅六
波羅之兵迎駕見在阿部野請速歸衆相喜慶踴躍入
京師當是時信賴自爲大臣大將義朝以下皆拜官信
賴衣冠僭擬乘輿坐百官上聽斷庶政百官莫敢仰視
獨左衛門督藤原光賴不屈因會議折信賴最其弟惟
方護二宮以待清盛清盛既還信賴聞之益諸門守兵
清盛謀怠其備乃致名簿於信賴以示無他清盛計技

別當上蔭女房達也之出也谷也惟方
カ在リ別子細クマ 誰何詰問其誰
レト宜尼金子猶怪也 誰何詰問其誰
ニテリ人スミテ當カキ場松明振入テ見
奉レバ云

仁和寺在京城西

勸音鏡火也

勸控制也

帝乃與惟方通謀夜放火二條大宮守門兵舍守救之
天皇乃與皇后同車蒙衣而伏出藻壁門惟方從門者
誰何惟方曰宮人也門者燭於車中曰可矣既出車盛
以騎三百迎謁于途奉入六波羅百官萃焉關白藤原
基實亦至衆以其妻信賴妹也疑之或告清盛曰關白
至矣清盛曰此大臣也假令不來吾固將召焉衆心乃
安已而上皇又逃於仁和寺而信賴等仍據大内帝召
清盛命討賊且戒之曰宜佯退走誘賊出宮莫使宮闕
罹兵燹也清盛對曰臣誅逆賊如指之掌勿以勞大心
至若後命臣甚惑焉雖然不敢不盡心乃勒兵三千騎
令重盛教盛賴盛將之分路赴大内賊聞昭明建禮二

日本文學史

卷之一

九

三平

傳八百也又...

惡源太義平

七匹櫻橘樹

櫻橘即左近衛輝

右近衛橘也

平將軍再生

平將軍指負盛

與三左衛門景安
新藤左衛門家泰
次郎政家時赫兵
衛

門閉陽明待賢郁芳三門樹白旗二十餘疏守之我兵
望見色動車盛勵眾曰年為平治地為平安而我平氏
也天示吉兆獲勝必矣汝輩努力乃分其兵為二留一
于大宮巷以其一傳待賢門大呼挑戰俾賴怖隨馬車
盛排門而入至大庭掠樹下與源義平大戰紫宸殿前
七匹櫻橘樹出至大宮巷杖弓以息平家貞目之曰可
謂平將軍再生矣車盛夏兵復入義平呼曰我源氏嫡
子公平氏嫡子宜與決死也車盛曰諾哉乃進戰且退
與二卒景安家泰俱走義平及鎌田政家追之至二條
濠車盛踰濠政家射之中肩及背甲堅不入射馬馬倒
而曹隨政家薄之車盛扞以弓取曹被之景安至搏什

鐵搭鈎曹

此乃枚九下之故ハ故刑部卿忠盛
也殿ニ昏寢ヒテ座ケルニ也ヨリ大
勢ヲ志盛ヲ吞ミトス此乃枕上ニシテ
ケルガ自スルリ後ニ枕ニ掛リケルハ枕
ニ相傳ニテ改テ改テ改テ改テ改テ改テ
聞ヒ何者國大恩直守カ作リ云

查雜重也
邊巡行不進貞

收名簿

無注標記

政家為義平所殺車盛怒欲親鬪家泰進與義平相搏
為政家所殺車盛得間走當是時賴盛等攻郁芳門與
義朝戰退走義朝卒有善走者八町二郎以鐵搭鈎其
曹賴盛拔刀截搭二郎仰仆賴盛走源氏兵空宮而出
教盛乃以千騎橫入大內關諸門守之義朝義平無所
獲而還官宮皆赤旗矣進退失據遂進攻六波羅清盛
乃上北臺踞床指麾賊兵皆至官軍遂巡賊乘勝而進
矢及內戶清盛怒上馬大呼馳出親突敵陣夏兵交進
賊遂大敗走清盛乃入大內收名簿笑曰昨予今取何
速也乃分兵追賊義朝奔關東信賴至仁和寺乞哀於
上皇上皇為請之於帝帝不許車盛曰即宥之彼何能

日本外史

卷之一

十

中納言師仲

斬信賴

與成親有姻見下

文

長田庄司

誅義朝

平氏兵衛宗清

池尼請斬賴朝

刑部卿忠盛也

賴朝存臣國經

相伺也

平氏威振天下

日向太郎通良

兩宮交惡

爲清盛曰首惡不可不誅且如帝命何乃遣教盛引兵圍仁和寺捕信賴及其黨源師仲藤原成親等五十餘人斬信賴于六條磧重盛教盛與成親有姻乞而宥之帝賞清盛戰功進其子弟官爵尾張人長田忠致誅義朝獻其首梟之獄門賴盛將平宗清亦捕義朝少子賴朝至將斬宗清憫之因池尼請宥池尼賴盛母於清盛爲繼母清盛不聽尼怒曰刑部卿而在汝安得侮我言乎重盛與賴盛固請乃減死一等流于伊豆義平變服入京師狙擊清盛清盛覺之捕獲斬之平氏威振天下肥前日向通良作亂遣平家貞討夷之當是時政在上皇藤原經宗藤原惟方勸帝親政兩宮交惡上皇引

永曆

永曆元年

二代后

六年

永萬

二條帝崩

永萬元年

二條帝崩

延曆寺在比叡山

園城寺在天津

扈還言扈從而還

清盛自援永曆元年上皇進清盛正三位任參議清盛乃奉上皇旨收執經宗惟方帝嘗納故近衛帝后爲中宮世呼之二代后清盛以二人不諫陷帝於惡爲罪欲斬之前關白忠通救解乃宥死處流明年清盛累遷至權中納言六年遂進從二位任權大納言重盛至正三位參議永萬元年秋帝崩諸寺僧徒會葬延曆園城二寺爭禮欲鬪上皇召源賴政自衛有訛言上皇圖平氏平氏大驚聚兵自守重盛曰事必安也請往法住寺親驗之法住寺上皇宮也乃往途遇上皇來幸平氏第欲口解諭因扈還清盛稱疾不出重盛入而諫曰大人宜出謁吾宗有功無罪事何遽至此大人慎勿形之辭色

點註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十一

渠與詔同

訛言天使之言耳

北面士

西光

後武勇

六條帝

仁安

六條帝讓位

滋子兵部大輔時
信女建春門院高倉
仁安元年
清盛陞太政大臣
隨身兵仗謂賜內
舍人近衛等各帶
劔仗者令離隨其
身一功田有四葉
大功田使得傳子
孫非八虐之除名

不則讒或因以入苟吾之執忠直何渠畏人言清盛善
之而竟不出上皇還謂左右曰訛言誰使之者藤原師
光前曰天使之言耳衆無敢應者師光阿波人嘗以狡
黠爲藤原通憲所愛使後削髮稱西光爲院北面頗有
寵心嫉平氏驕恣數承間說上皇是時太子嗣立是爲
木條帝帝幼政復歸上皇上皇寵后滋子爲清盛妻時
子之妹生憲仁上皇欲立之仁安元年以清盛敘正二
位任內大臣二年遂至從一位陞太政大臣賜隨身兵
仗聽輦車入宮敕賜邑于播磨肥前肥後爲大功田世
襲重盛敘從二位任權大納言聽帶劍昇殿次子宋盛
敘從三位任參議三年二月憲仁受禪甫五歲是爲高

天不
所
西
形

不收

三年

高倉帝

淨海

非平族者非久

選童察誹謗

服異服充綠髮者
紅袴也
嘉應元年
資盛植基房不下馬

控持頭髮也
資盛時爲越前守
後新三位中將

高倉帝
師定仁俊白河
三子母于氏諱
滋子在仁上

嘉應

倉帝帝母之兄大納言時忠謂衆曰方今天下之人非
平族者非人也當是時平族爲朝官者六十餘人其采
邑跨三十餘州朝政盡決於清盛清盛有疾詔行非常
赦以禱之既而清盛削髮稱淨海興別第于西八條居
焉選童三百服異服散布京城內外察誹謗者輒處法
京師側目上皇積不能平嘉應元年上皇削髮稱法皇
平氏益橫重盛次子資盛與數騎出獵途值攝政藤原
基房不下馬徑衝其衛衛士掉而下之重盛責資盛無
禮基房縛送衛士以謝重盛釋其縛勞而遣之清盛聞
之怒曰當今日誰敢辱淨海之孫者必報之重盛諫止
清盛弗聽伏三百人要基房于路摧折其車切從者鬻

朝
之
云
臨
上
不

點性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三

承安

天子政
重盛拜內大臣
治承元年
四年

女御雄略朝始有
此名
中宮光仁朝始有
此名即皇后

重盛拜內大臣
小松在京城東南
三位中將維盛
丹波少將成經
成親圖滅平氏

賴光弟賴國五世
孫多田藏人行綱

平判官康賴

帝因輟朝三日。重盛逐資盛于伊勢。承安元年。清盛進

其女德子為女御。遂立為中宮。四年。右近衛大將闕。重

盛奏請自拜之。治承元年。轉左近衛大將。尋拜內大臣。

居小松第。弟宗盛為右近衛大將。已而進正二位。朝臣

舉妬平氏。藤原成親以權大納言為法皇執事。重盛娶

其妹生子維盛。又娶其女為子婦。成親子成經娶教盛

女。然成親殊希為大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

乃與西光謀饗藏人源行綱。密語之曰。平氏專恣。子所

自也。吾受院勅。陰圖之。而未得將率焉。子源氏。肯也。盍

為我將。成殊功。取顯位。行綱諾之。成親遂結檢非違使

平康賴。式部大輔藤原章綱。前近江守源成雅等。又欲

一寺。頭領也。寺依。林。号。樣。々。々。

俊寬大納言源雅

俊孫

鹿谷別館梟瓶子
鹿谷在京城東

部署分部署置使
各效職也

白山在加賀

月付等ニ當ル
私曲アルヲ慮リ
擇テ邪正ヲ監

大納言時忠
謂責也

結法勝寺。執行俊寬。數飲之酒。令姬人侍焉。因乘間說

之會。其鹿谷別館計事宴酣。馬逸。坐者驚起。誤仆瓶子。

成親曰。平氏仆矣。西光曰。盍梟其首。康賴進曰。梟首。檢

非違使之任也。取瓶懸之柱上。一坐大笑。成親因建策

曰。祇園祭日。京師雜沓。乘此時。縱火。平氏第。疾攻之。可

以逞矣。乃遣行綱布五十匹。部署諸將所向。未發。西光

子師高為加賀守。其日代師經與白山僧徒鬪。僧徒來

訴之。延曆寺。延曆寺僧徒與之合兵。入京師。犯闕。重盛

以三千騎衛宮門。擊卻之。山徒不服。還圖再舉。法皇令

平時忠往諭解之。五月。誦師高師經流之。西光慚恨。終

間。叡山。座主明雲於法皇處。流明雲。素善清盛。清盛為

目代
俗云代官
昔遠國守
嚴直ノ言
也シムル也

日
本
外
史

卷之一

一

及非位
人カリ
藏近
八職
總管

行綱自首
有答自陳曰自首
福原在攝津

新大納言成親也

云々猶曰如此如
此也

有源暗指法皇也

西光過分之評

奏救之不省已而山僧奪還明雲。法皇怒救諸將士討之。清盛不奉教則更救成親。成親大喜。因聚兵行綱自度事竟不成。不若自首。乃夜馳赴西八條。聞清盛在福原。又赴焉。請面告事。清盛出而之。行綱曰。院中集兵。若知其由乎。清盛曰。欲攻山徒耳。行綱進附其耳。語曰。否。事係貴族。嚮日新大納言氏俄要行綱于鹿谷。謀云云。聞法皇亦欲親臨焉。因法印靜憲諫之。而止。事已至此。不敢不告。清盛大駭。直歸京師。悉召子弟宗族。遣檢非違使阿部資成就院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鞠之。然事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乃縛西光至。使跪階下。清盛叱曰。下奴恃過分之寵。構

高平太

異數猶曰異等

釋駭絡繹騷擾也

難波次郎 妹尾

太郎 耦並也

逮捕辭之所及則

追捕之也

陷無罪。又敢欲危我家。西光笑曰。何謂過分乎。公之父但馬守朝官所愧。齒公為其嫡子。常著高屐。伺候中御門氏。人呼曰高平太。比十八九。以捕海賊二十人功。為四位兵衛佐。人以為異數焉。而今乃至於太政大臣。是之謂過分耳。清盛大怒。躍起。蹴其面。痛掠治之。得實命。裂其口。又使人名成親。成親未知事。覺曰。平公欲害山徒。令吾請法皇耳。乃往比及西八條。見甲士繹騷。心驚及入門。平氏士難波經遠。妹尾兼康。耦進。擗之。囚於小室。將待昏殺之。成經康賴以下。皆被逮捕。久之。重盛至。眾迎而謂之曰。有大事。公來何晚。重盛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清盛曰。聞欲殺大納言。願再思之。兒豈以姻

惡左府賴長也

信西藤原通憲

凶狀猶曰無禮答

禁平虎猶勝也

內府重盛也

二過猶曰二田也

拷掠成親
拷打也掠管也

威云爾哉彼為名族受君寵未可以私怨殺也往時少
納言借西興行刑發惡左府之墳未二歲借西之墓
亦為藤信賴所發善惡之應殃慶立至願再思之出見
經遠兼康讓其凶狀因戒之曰慎勿使我公乘怒抵悔
乃歸教盛亦為成經固請皆得減死而清盛怒不自禁
乃就見成親成親低首清盛呼而仰之曰公面可憎公
當死於平治者因內府之請宥之祿位並隆何苦而反
成親曰僕何與知焉事必出讒口僕於貴族有何所怨
敢倍畔也清盛顧左右取西光狀來乃自讀二過曰猶
言不與知乎公面可憎以其狀擲成親面而入令經遠
兼康拷掠成親二人畏重盛下成親于庭附其耳曰我

第但也

筑後守貞能

官爵踰分

新院崇德上皇也
故院為羽法皇也

官家猶漢稱縣官
魏晉稱官也皆指
天子不敢正言尊
尊之意
告者謂行緇

公隔壁而聽君第叫號二人歐地成親輒叫清盛曰可
矣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召平貞能曰亟戒將
士今舉朝之人嫉我圖我蓋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申
村丸微者也以平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豈獨
淨海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半赴新
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故院遺詔獨
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之猖獗吾而
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至於收繼宗惟
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為官家者以此言之官家恩宥雖
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族滅即母告者豈不
危殆異日細人有再進言則下宣討我目我為賊不可

燕莊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十五

鳥羽宮
田中殿上格之白河帝造
御下用跡山城鳥羽村城

擐貫也

叩與扣同聲也
睨怒睨也

重盛烏帽直衣而入

襟吐甲親

法開也

間近日也

觀親希望也

佛家以天地國王
父母衆生為四恩

悔也。吾欲先發移之鳥羽宮。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
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有幸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
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
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宋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
甲。重盛睨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為大臣大
將。自非有寇賊犯闕。則不空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起。
表黑衣而出。數正襟。襟吐甲。觀謂重盛曰。吾察西光狀
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間群小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
輕躁之君。何所不至。我欲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語未
畢。重盛泣數行下。又之言曰。重盛孰視尊貌。知家門已
屬衰運也。重盛聞之。世有四恩。皇恩為最。抑我門雖辱

平將軍貞盛
刑部卿忠盛

駢並也

艾盡也

霽雨止也。息怒曰
霽威義猶雨止

較著明兒

嚮昔嚮若其父也

下野守義朝

六條判官為義

欲忘不孝欲孝不忠

植武葛原之胤而降。為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
而不過國守。刑部卿聽內昇殿。萬人及唇。及至大人。乃
陞太政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
廷。田園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為官家所疾。誰謂不空而
運命未艾。讒人既獲。宜論罪所當。還陳事由。則公家豈
有不霽威。何必草草為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
以家事辭王事。況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三公。
沐浴君恩。不可勝舉。嚮昔之決。自有在焉。素所撫循。士
願為重盛歎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救命。
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為大逆無道。不忍言者也。此
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十一

六

列到也

劉以刀割深也

重盛兵諫

出令徵兵蓋設策欲止父之暴舉也

院宣云々亦假設之言

窮於此矣。生觀是感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舉。先列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舉坐感動。清盛曰。淨海以衰老為此舉。非為一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為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內。重盛顧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慙慙之也。出教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到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眾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能往護清盛。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府曰。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汝討伐之內府慮君自急。

使父為此語吾罪大矣

粗習也

同別肉至骨也

殺西光等放成經等

疏黃島在薩摩海

二年

中宮姪嚴島在安藝

崇禰谷之徵鬼神所以示人也

中宮
清盛之女德子也天子正妻也皇后
中宮之ニリ或ハ並ニテ或ハ二方ヲ冊之

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惶懼曰。為我語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盛連然曰。使父為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召即來。真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奴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恩。使人慚愧已。而清盛使武士馬西光並殺師高師經。流成親于備前。後使人殺之。故成經康賴俊寬于疏黃島。教盛常餽遺。成經成經分之。二人因得不乏。二年。中宮姪清盛月親祈嚴島神。冀得皇子。教盛乃因重盛請下赦令。成經康賴得歸。俊寬終於島中。十一月。中宮將產而艱。人或曰。成親俊寬所崇。令眾僧禳之法。

崇禰谷之徵鬼神所以示人也

日本外史

卷之一

禳
死靈之崇ヲ
招テ除ケル也

禳之為言攘也節
變與也
分身與免身同
驗者視朕邪
三年
好以刀
好寡好之賜
無文亦刀名

重盛祈歿
傷音陽創癰也

封尸在越前

皇乃為誦經卒分身生皇子清盛喜極而哭獻金綿謝
之法皇弗懌拋其謝書曰驗者視朕邪三年立為皇太
子清盛驕恣益甚重盛日夜憂懼一夕夢清盛被誅覺
而泣會維盛至飲之酒令好以刀維盛意是小鳥小鳥
者平氏傳家寶刀也受而視之乃無文刀葬時所佩者
乃變於色重盛曰毋尤也使公令終吾將佩焉今賜之
汝汝後當知之五月重盛造熊野祠祈歿歸得瘍疾適
有醫至自宋清盛欲使治焉重盛辭以失國體且曰兒
之獲疾命也遂不使治法皇臨視其疾三月遂薨年四
十二法皇與攝政基房議收其封尸會中納言闕清盛
婿藤原基通當任而基房子師家任之甫八歲是時清

太政入道來矣
蓋以地震為清盛
入京振暴威之兆
也

雖朕亦不能自保

賢相踴踏
大言而疾曰賜
踴曲也倦也踏紫
足也詩小雅謂天
蓋高不敢不踴謂
地蓋厚不敢不踏
禱奪也

盛在福原十一月地大震京師相驚曰太政入道來矣
已而清盛以數千騎入京師基房入泣訴法皇曰聞清
盛來欲修怨於臣果被竄流不復能奉左右矣法皇曰
雖朕亦不能自保也明日使法印靜憲往諭清盛且問
其意清盛不見及昏無所答靜憲請去清盛使子知盛
出答曰臣老矣不復能事君如此而已靜憲趨出賜言
曰賢相明德踴天踏地清盛聞之召返面之曰聞子諫
止鹿谷之幸者吾是以見子也抑我家何所負官家車
盛新歿遊幸自如獨不憫老夫乎重盛見危授命者數
官家賜之越前曰傳汝子孫而歿即見禱歿者何罪且
吾為基通請中納言再三而超拜師家何也凡如淨海

養生要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六

將見流遠地乎

高倉君帝讓位四年

大妻准三宮
太皇太后皇太后
皇后曰三宮也

者即有過惡當宥及七世今餘命無幾動將見誅身後
可知矣言畢垂淚靜憲亦泣少焉說以大義且慰藉之
清盛意頗解禮而遣之既而奏帝毀基唐代以基通削
師家以下四十三人官爵流前太政大臣藤原師長使
宋盛率衆造法皇法皇問曰將見流遠地乎宋盛曰非
敢然也且幸鳥羽殿以待事定遂移之鳥羽靜憲請而
從焉清盛乃使人白帝曰今後諸政陛下親之即日還
福原四年二月帝禪位於皇太子世稱其出清盛意也
清盛夫人時子既拜二位削髮稱千位於是大妻並
准三宮三月上皇幸嚴島希解清盛之意臨發觀法皇
法皇之徙鳥羽中外皆咎宋盛不若其兄也宋盛數

八條坊門南
鳥丸西田美
福門八宮

熊野湛僧
以仁王下令舉兵
以仁王後白河帝
第二子高倉宮
那智新宮並在紀
伊兼綱賴政第二子
賴政為謀主

高倉朝治承中清
盛奏賴政授三位
上給介忠清
曠空也廢也彌長
也父也
以利餌入日暗
倍及也

宇治河在山城

諫清盛乃奉還法皇于八條鳥丸五月熊野別當上變
告以仁王下令舉東國源氏欲滅平氏廢帝而自立曰
事成有重賞那智新宮僧徒亦應之清盛大驚率兵入
京師與公卿議遣檢非違使源兼綱等以官兵圍高倉
宮將徒王土佐兼綱父賴政為王謀主焉平氏未之
知也賴政急使王先奔倚園城寺僧徒而自率子弟從
之清盛聞之怒曰吾嘗奏賴政授三位聽昇殿何負我
乎清盛將藤原忠清獻策曰聞叡山南都僧兵皆應於
王我前後防敵曠日彌久諸國源氏來會勝敗未可知
也宜速下院宣於山徒因啗以利清盛從之山徒乃倍
王王奔南都清盛遣子重衡等將二萬騎追擊于宇治

宇治河在山城

日本外史

黑江橋記

平等院在宇治河
南
又太郎忠綱

利根川在上野
絕流而濟曰亂
上從上流也下從
下流也操操約也
縱縱約也
稍弓未也

以等皆灰
守仲綱
一王燕
木津川在山城
凱還師振旅之樂
也

河王入平等院斷橋而軍。僧徒善鬪。我將平盛請分
兵由河內進遮敵前路。下野人足利忠綱進曰。我家嘗
與秩父氏夾利根河相挑。未嘗不亂流決戰。今日利在
速戰。何猶豫為。乃以手下三百騎先渡。下令曰。上駿者
下。下駑者操於淺。而縱於深。其步卒迭相提挈。或溺者授
稍援之。令畢而濟不亾一人。忠綱呼曰。我藤原秀鄉六
世之孫也。盍來決死。兼綱笑曰。汝以名族。乃為平氏所
驅役。耶對曰。平氏奉詔討亂賊。安得不從也。乃大戰。終
射殺兼綱。我軍悉渡。擊大破源氏兵。賴政及子仲綱等
皆歿。王南出走。中流矢薨。南都僧兵至木津川。聞之引
去。重衡等凱旋獻首闕下。清盛賞忠綱。清盛常愛福原

遷都福原

賴朝舉兵
右兵衛佐賴朝
大場三郎
島山大郎
三浦大介義明

昏相率也
鑰關下社也

庄司重能
小山田別當有重
北條四郎

又築島其南。以便遭運。終欲遷都。馬六月遂決意。趣帝
三宮百官徙焉。奉帝于賴盛第。遂徙之。已第使兵守法
皇。議建宮城地狹不可建。乃權造焉。物議囂然。八月源
賴朝奉以仁王令舉兵。伊豆相摸人太場景親擊走之。
武藏人島山重忠又擊破其黨。三浦氏景親急騎報捷。
且曰。賴朝走歿已而東人交來告。賴朝未死。兵復振。清
盛大怒曰。東國奴輩皆彼父祖家人。而我流被於東國。
是使彼昏以滅我家也。何異借盜鑰乎。切齒久之。日向
使吾不聽池尾請。彼惡得保首領。忘恩規利。敢敵我子
孫。其能免神明之罰耶。重忠父重能與弟有重在福原
進而言曰。東人獨北條時政與賴朝婚。其或附之。其他

東人獨北條時政與賴朝婚

其或附之其他

清盛入見請旨

妙齡少年也

賢子童蒙未冠者之稱

伊吹岳在近江

舊志云天子命之藏人ヲ召シテ
署ス之ヲ宣旨ト云

維盛為追討使
薩摩守忠度

豈肯黨流人。君勿為意。平氏子弟。人人奮願東伐。清盛
輦入見。上皇曰。陛下妙齡。蓋未及知耳。往時有義義
朝者。敢行凶逆。欲敵法皇。臣以謀略誅夷之。而義朝少
子有賴朝者。此賢子。獲之。伊吹岳麓。當斬。臣繼母為請。
宥之。臣即召見之。曰。十三歲。短身。涅齒。有問。輒答。不知
臣憫其幼稚。且自謂與源氏非有宿怨。特以君命焉爾。
遂宥之。今聞其在配所。敢謀不良。臣不堪悔恨。請得宣
旨討之。上皇曰。稟法皇。答曰。主上幼。陛下親父。決在聖
斷。何直稟法皇。為陛下莫乃底。源氏乎。上皇曰。猶為
此言邪。即賜宣旨。因問大將可屬。誰曰。臣嫡孫維盛可
即命維盛。以右近衛中將為追討使。而忠度翼之用。高

讚岐守正盛
對馬守義親
齊藤別當

足柄在相模

實盛西還

軍富士河
富士河在駿河

聞水禽起驚走

祖正盛伐源義親故事。賜鐸鈴。將五千騎。發福原。以齊
藤實盛請東事。以為鄉導。行收兵。至駿河。實盛曰。宜急
踰足柄。收武藏相摸兵。藤原忠清曰。今我兵皆京畿新
募。以此深入。未見其可。維盛從之。實盛乃辭而西。維盛
曰。無實盛。吾寧不能戰乎。以忠清為先鋒。進軍于富士
河。當此時。鳥山重忠以下皆附賴朝。以二十萬騎。至河
東。使使者來。貽書多謾言。忠清勸維盛斬其使者。相持
未戰。我軍夜聞水禽起。相驚以為敵大至也。人馬相踏
藉而走。維盛怒。欲留戰。忠清固諫。乃西歸。平明。源氏軍
乃知之。令一將來追。伊藤某殿戰而死。維盛歸。至近江。
清盛弗許其入京師。曰。汝奉王命討亂賊。不交兵而歸。

義仲起兵
木曾次郎義仲
仲三兼遠

要上皇作誓書

夢野在摂津
福原近地

大辨
辨官太政太
務執行之
左右大中少

臣隸三官中事
長方忤相國
等教了

何面目來見我乎。軍即不利。盡橫尸原野。因欲流維盛。劉忠清。眾救解之。而止。先是源義仲起兵于信濃。義仲幼孤。齋藤實盛取育之。已而屬之。木曾人中原兼遠於。是宋盛召兼遠。命亟縛義仲來獻。兼遠效誓書。還逐義仲。是月上皇再幸嚴島。清盛從焉。因要上皇作書誓不。右源氏既還。造宮于夢野。以奉法皇。自清盛遷都上下。苦之。山徒亦數請復舊都。清盛會諸公卿問。兩都孰便。公卿皆希其旨。曰。福原便。獨左大辨藤原長方曰。平安便。清盛作色而入。眾為長方危之。已而清盛即奉三宮以下。復都平安。眾大悅。時十一月也。或問長方曰。子何以能忤相國。答曰。使無悔心。何問於人。我因而導之耳。

乱人謂諸源起矣

數頭合為一大頭

瞋怒張目也

鼠巢馬尾

蹴擊木丸

清盛素重長方。先是長方建議於朝曰。亂人得志。是天意人心所致。宜復政於法皇。召還基房師長等。改過遷善。庶幾免焉。清盛稍從其言。平氏家多怪。清盛嘗獨坐。見階下有數百人頭。合為一大頭。瞋眼視清盛。清盛亦瞋眼視之。人頭漸縮小。而滅。占者曰。為義義朝等鬼也。又有鼠巢馬尾占者曰。小侵。天子犯午。為源逼平之兆。復都之月。近江源氏兵起。翌月。遣知盛資盛等將兵擊夷之。初園城寺黨賴政得重譴。益恐平氏。至是與山徒皆應。近江源氏乃遣清房攻園城寺。燒夷之。殺僧八百人。又聞南都叛。遣妹尾兼康赴攻。僧徒逆擊敗之。又造木丸。呼為淨海頭。蹴擊之。清盛積怒。是月。遣重衡率

養和

菊池隆直
緒方惟能

東大興福二寺並
在南都

諸道源氏益興
養和元年

上皇崩
復政於法皇

御邑天子之邑也
凡天子所止曰御

前曰御前書曰御
書服曰御服之類

皆取統御四海之
內

武藏權守入道義
基十郎藏人行

家
板倉洲股並在美

濃
戍守也所以止寇

賊也

源氏抄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九

兵數千騎擊之燒東大興福二寺殺僧數百人而諸道
源氏益興養和元年正月上皇病崩清盛益悔悟復政
於法皇法皇不聽固請而聽乃獻美濃讚岐為御邑詔
以宗盛總管近畿二月斬河內人源義基聞源行家舉
兵至美濃遣知盛通盛清經忠度等伐之敵據板倉壘
我兵邁出其後縱火攻拔之走行家清盛又令南海兵
控扼東兵而徵糧于北陸西海西海菊池氏緒方氏皆
應源氏肥後守平貞能請往定之法皇令院廳官從貞
能已而知盛在洲股病作置戍而還源氏益振宗盛乃
欲親將大軍東伐法皇許之命統諸武官以官符徵兵
刻日而發衆曰此行必夷源氏以二十七日發行先發

病熱浴水

斬頭懸墓

服服贖也
清盛薨

卿公義圓
夾水夾洲股川也

一日清盛疾作宗盛止行車馬集於六波羅清盛病煩
熱浴於冷水水輒沸叫號聲徹門外閏二月疾大篤舉
族擁枕問所欲言清盛大息曰生者必死何獨我我自
平治年間建功王室專制天下位極人臣為帝者外祖
復何所遺憾所遺憾者未睹源賴朝頭而歿吾歿之後
母以供佛為母以誦經為特斬賴朝頭懸我墓前我子
孫臣隸咸服我言勿敢或怠病七日薨歲六十四遺表
法皇事必與宗盛議清盛既薨宗盛奉還法皇於法住
寺殿奏曰臣不肖不能救父過以至於今今後將唯聖
旨是仰法皇乃會公卿議調兵食遣重衡維盛通盛忠
度等入美濃併其戍兵與源行家源義圓夾水而戰斬

賴朝上書

間稿也

靖安也

簡採擇也

太郎資長
四郎長茂

趣互從同

皇后介經正

敦賀在越前
壽永元年

義圓破行家虜行家子行賴追行家至參河而還賴朝
數遣書於賴盛謝其舊恩又間上書曰臣非敢為亂乃
靖亂耳陛下尚不棄平氏則請兩講和二姓並仕如往
昔事其忠其否簡在陛下法皇以書示宗盛宗盛答曰
臣父臨終命臣等曰必與賴朝決死語猶在耳臣不能
和矣於是請敕陸奧藤原秀衡擊賴朝敕越後城資長
擊義仲資長平維茂七世孫也六月資長與弟長茂收
兵南擊義仲不利還八月除資長越後守秀衡陸奧守
趣伐源氏資長復發疾作卒九月宗盛遣從弟通盛經
正東與源氏戰于越前敗績經正走入若狹通盛退保
敦賀城召經正未至義仲兵來攻乃解兵西還壽永元

聯從謂僕御儀從
也

越前三位通盛

維盛等大舉追討

大場景尚一称誤
野五郎

以興衰不變節

衣錦歸鄉

富貴不歸故鄉如

衣繡夜行楚項羽

語

燧城在越前

平泉寺長吏齋明

年九月城長茂復南伐義仲復不利還是月宗盛任內
大臣賜隨身兵仗具聯從拜賀二年二月敘從一位四
月以維盛通盛忠度等為追討使將山陽山陰西海諸
國及參河以東若狹以南徵兵十萬餘人入北陸道將
夷義仲然後及賴朝也齋藤實盛在遣中謂大場景尚
曰平替源興蓋降木曾景尚曰東人無不知吾輩姓名
以興衰變節若人言何實盛曰吾徒以試子耳入見宗
盛曰越前臣鄉也古曰衣錦歸鄉臣受君恩久矣今老
矣唯有一死以報君君蓋賜錦直垂臣衣以歸死有餘
榮宗盛憫之如其言義仲聞我軍阻谿水不能近城將齋
城據山帶谿最為要地我軍阻谿水不能近城將齋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九

齊一本作齊

太郎光平賀州林
六郎光明子本姓
齋藤

越中前司盛俊
太郎盛綱
安宅林富樫並在
加賀

般其縣砥並山並
在越中
志雄山在能登

明者為書約之矢以射我軍曰源氏築堤貯水君決東

山趾立洞矣臣為內應焉我軍從之立拔其城連戰皆

捷追至三條野敵將齋藤光平出戰實盛曰與我同姓

寧死於我與鬪斬之我軍長驅定越前進入加賀源氏

兵退據安宅渡平盛俊令子盛綱試水還報曰可亂矣

盛俊以兵五千先渡大軍從之遂拔林富樫二城據之

降將齋明進言曰義仲在越後越後越中之界有寒原

之險君宜急扼此毋使敵踰焉乃遣盛俊赴之至般若

野敵已踰寒原盛俊與戰不利退維盛乃以七萬騎軍

砥並山忠度以三萬騎軍志雄山義仲以五萬騎至今

行家攻忠度而自當維盛維盛特險不備義仲乘夜來

維盛敗走

岡田冠者

太郎重義

樋口次郎
佐良岳在加賀

鞍馬濟水義仲先
放鞍馬試水淺深
也
篠原岳在加賀

襲維盛大敗走義仲乘勝追之參河守知度清盛七子

也與五十餘騎大呼冒敵陣馬仆而徒敵有岡田親義

來擊知度知度舉刀斫其胄胄墮因斬其首親義子重

義踵至我騎遮鬪知度自屠而歿敵益進右兵衛佐為

盛賴盛次子也亦為樋口兼光所殺維盛退保佐良岳

當此時忠度與盛俊擊破行家而聞維盛敗引兵與之

合退據安宅渡忽有鞍馬十匹濟水而至高山重能在

前軍視之曰敵近矣乃與三百騎登篠原岳瞰之馳使

中軍告曰源氏兵悉濟臣將先進請賜後繼義仲名種

中兼光指岳頂問曰汝知彼一隊將為誰曰高山重能

也臣數遊武藏記其旗章矣義仲曰此可與鬪者遣兼

成合在越前

手塚七郎

實盛淫髮

光與關殺傷相當。維盛等乃進當義仲戰且退。至成合。返擊大戰。大場景尚自呼而鬪。義仲曰。名士也。鏖騎逆之。景尚斬十三騎。被創自殺。衆悉退。實盛獨留戰。敵將手塚光盛呼問其名。實盛曰。汝斬我首。獻木曾公。公知我也。進薄光盛。光盛從騎遮之。實盛攬騎將殺之。光盛救之。三人相搏。墜馬。光盛遂刺實盛。獻頭於義仲。告其狀曰。單騎衣錦。其語東音。義仲曰。莫乃實盛乎。召兼光視之。兼光曰。是也。義仲曰。吾知實盛。年高。今其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臣言於東國。曰。白頭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伍壯者矣。蓋踐其言也。乃洗其頭。頭髮皆白。兼仲泣曰。吾幼孤。爲此老所鞠育。使其來歸。將父事之。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乎。收尸葬之。義仲復追我軍。平盛綱藤原景高等十餘人死之。我諸將敗歸。法皇會議。藤原長方引漢和匈奴故事。請遣使赦諸源罪。不聽。平氏遺書山徒誘之。山徒不從。七月。平貞能既定西海。以降將菊池高直原田種直以下兵千騎糧十萬石。至平氏咸喜。欲用禦東北。美濃人來告曰。義仲已至近江矣。於是資盛知盛重衡與貞能等守宇治。勢多。又遣賴盛繼之。賴盛辭不往。強遣之。已而源行綱等四窺東師。山徒亦黨義仲。宗盛乃召還諸將。遣貞能擊行綱于攝津。知盛以五百騎次粟津。與義仲前軍戰。不利。還義仲進軍叡山。宗盛大召族人議曰。兵寡。我欲奉帝及法皇。

越中次郎判官盛綱 飛騨大夫判官景高

中納言長方

長方請赦諸源罪 漢高祖爲匈奴圍於白登用陳平謀計得免後遣使和親

菊池次郎 原田大夫 勢多在近江

四窺四面來窺也

粟津在近江

義仲進軍叡山

點生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三

宗盛西奔

奔西國以圖再舉。何如。知盛進曰。不可。我祖桓武實肇此都。後降為武臣。於今八世。未嘗退避。寧決戰于此。刀折矢盡。而後已。教盛經盛等皆以為然。然宗盛不聽。使人造法皇。法皇不在。宗盛大失意。乃奉帝及皇太后。皇弟惟明。收劍璽。縱火諸第。率其子右衛門督清宗。其弟中納言知盛。右中將重衡。淡路守清房。其義弟式部丞清定。丹波守清邦。其叔父參議經盛。中納言教盛。薩摩守忠度。經盛子皇后官亮經正。若狹守經俊。教盛子越前守通盛。能登守教經。從五位下業盛。知盛子武藏守知章。經俊弟教盛。清房二弟維俊良衡。故基盛子左馬頭行盛等。及攝政藤原基通。大納言平時忠。而西。推大納

鳥羽在京城南

小松中將維盛也

言賴盛從而後。比及鳥羽。撤赤幟而東。倚法皇伏匿。基通亦還走。平盛嗣欲追之。宗盛曰。舍之。吾無所用。此不義人也。因問曰。小松中將何如。曰。未來。宗盛曰。亦賴盛比耶。乃召畠山重能兄弟。曰。汝子弟在武藏。汝盍東。二人對曰。臣等蒙平氏恩。二十年于此。見危而遁。不忍為也。宗盛曰。父子相慕。無貴賤一也。父在西。子在東。以相殘滅。吾心憫之。汝宜亟去。從賴朝。二人泣辭而東。宗盛等至關戶。顧見數百騎至。則維盛也。率其弟右中將實盛。左中將清經。左少將有盛。侍從忠房。備中守師盛。來。眾大喜。維盛曰。吾遺妻孥而來。皆啼哭牽我。吾是以後。宗盛曰。眾皆挈家。子何獨否。答曰。挈焉而行。終可死乎。

關戶在摂津

家妻孥也

源氏本紀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七

經正還琵琶

通刺書姓名而通
謁也

忠度拾歌集
五條三位俊成

京極中納言定家

衆相顧。悽然。經正幼。仕仁和寺法親王。既其所愛琵琶。雖征行。未嘗不攜。是日。齋返謁。王曰。臣等事已至此。願得一斂。別而行。因卽席彈數曲。王及左右皆垂淚。經正曰。臣嘗欲守此賜。以傳子孫。今行且死。不忍弃寶器。滅沒之。乃奉還琵琶而去。忠度亦自淀河還。詣其和歌師藤原俊成。夜叩門。通刺請面謁。俊成微啓門。見之。忠度曰。自兵興。不得數於君門。今當遠別。聞君奉教有所撰輯。臣幸得收一章焉。歿且不朽。乃出其歌集於篋縫。俊成泣而受之。行盛師俊成子定家亦遺其集。留別焉。俊成定家後並撰集。收二人所作云。於是舉族奉輿而西。會平貞能自攝津還。下馬跪曰。諸公欲何之。宋盛告

貞能收重盛骨

高倉帝第四子
是為後鳥羽帝
三位刑部卿賴輔
緒古三郎

故貞能大諫其不可不聽。貞能獨東入京師。則諸第皆燼矣。乃夜詣重盛墓。白曰。君豫知有今日爾。然願以冥護圖恢復。且日發墓收其骨。而西追至福原。宋盛等方會將士。議曰。我家不足惜。如帝王神器何。皆泣而對曰。臣等世受君恩。不以隆替易志。窮海極天。唯君所適。鳥獸且記恩。況於人乎。宋盛喜。乃相率拜清盛墓。張樂於墓前。徹夜天明。燒其宮殿諸第。航赴西海。法皇勅停平族百八十餘人官爵。沒其邑。分賜之義仲等。乃立高倉帝。第四子卽位。平氏聞之。悔其不取也。遂奉帝。建行在所。於豐後。豐後國司藤原賴輔之子賴經與州人緒才維義。傳院宣收西海兵。使使來告曰。公等不宥止此。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七十八

箱崎在筑前

山鹿在肥後

柳浦宇佐宮並在

豐前

改管投海

刑部大輔通資

民部成能

屋島行宮

義仲遣諸將來犯

矢田判官義清

高梨六郎

弥平四郎幸廣

水島妹尾板倉並

在備中

時忠讓之曰。正統天子在此。若胡為者。維義不對。以三萬騎來攻。乃遣貞能高直種直等拒之。敗還。乃奔箱崎。遂徙山鹿。聞蒲池原田諸族皆叛。則又徙柳浦。所于宇佐宮。聞維義來。終航海而遁。清經自度終不可免。夜上舵樓。看月吹笛。投海。歿。時長門國為知盛所管。其目代紀通資。獻船百餘艘。以徙讚岐。屋島阿波豪傑田口成能以千騎來附。且為徇四國。諭以順逆。多來屬者。因建屋島為行宮。遂徇山陽道。閏十月。源義仲遣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來犯。而身繼之。重衡通盛教經以三百餘艘逆擊之。據水島城。源氏以千餘艘。負陸教經出城。東北門挑敵。敵以五千騎來攻。教經佯走。重衡通

倉光二郎

今井四郎

小太郎宗康

盛將舟師自島西南縱。左右翼。遶之。教經豫連舟。板。以便進退。親射殺高信。北兵不習水戰。屬日蝕。晦冥。我兵乘之。北兵遂大敗走。追擊斬義清。幸廣獲首千二百級。初篠原之戰。妹尾兼康為敵將。倉光成澄所虜。因仕成澄。見親信。今井兼平謂義仲曰。彼瞻視異常。不若殺之。義仲不聽。兼康從容說成澄。以其鄉妹尾地肥美。狀成澄乃請。義仲往收之。兼康為鄉導。先往會其子宗康。以下千餘人。掩殺成澄。據板倉寨。義仲將赴備中。聞而怒。令今井兼平來擊兼康。兼康戰且走。欲赴屋島。宗康體肥不能行。兼康棄之。走行里許。復還視之。追兵薄。至乃刃宗康而死。義仲將遂攻屋島。聞賴朝來討。已則東

室山在播磨

怨望法皇之厭已
屬意於賴朝也
義仲反

閑院
曰二條南西
洞院西
地也

師家時從二位中
納言

義仲欲為從
為從為合從也

明年

還十一月。教盛教經重衡等與源行家戰室山大破之。
山陽南海十餘州多來屬者。當是時義仲縱兵暴掠京
師亦以事怨望法皇。謂將士曰。汝與其敵凡人寧敵王
者。遂舉兵及焚法任寺殿。矢及乘輿。遂幽帝于閑院法
皇于五條宮。公卿皆裸跣。道義仲乃謂將士曰。為帝為
院唯吾所欲。為公為卿唯汝所請。乃奪公卿以下四十
九人官爵。以其妻兄藤原師家為攝政。京師苦其暴。乃
思平氏也。義仲既與賴朝有隙。恐其來討。欲與平氏為
從。貽書屋島言其意。宗盛欲許之。知盛曰。義仲使我至
此極。我乃與之和。恐賴朝之笑我也。公宜答曰。天子在
焉。汝免胄弛弓。自來乞降。吾則許之。宗盛從之。明年以

奉帝復福原

讚岐廳眾國有兵
也

舸戰船也小而輕
所謂往反如那鷗
者

加茂冠者義嗣淡
路冠者義久皆為
義之孫
河野四郎

鏡賴義經大舉來攻

中將資盛
少將有盛
備中守師盛

山陽既定。奉帝復福原。因城焉。負山臨海。集兵守之。二
月。教盛以五百騎屯備中下道。會讚岐廳眾二千騎叛。
應源氏乘舸過下道。仰射我營。教盛怒曰。此輩嘗秣我
馬。飲我馬者。今敢凶狀如此。飛舸追之。廳眾走淡路。倚
源義嗣源義久。教盛攻而麀之。并殺義嗣義久。遂攻河
野。通信於伊豫。通信遁走。安藝與緒方維義合。東入備
前。據今木城。教經赴攻。一晝夜拔之。宗盛奏帝。進教盛
正二位大納言。辭不拜。是時賴朝二弟範賴義經討義
仲。殺之。終以院宣大舉來攻。關東將士悉從之。刻期會
戰。知盛重衡拒東門。貞能等拒西門。而資盛有盛師盛
等以兵七千守北山。義經以萬騎夜襲之。我兵大敗走。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二十一

宋史卷之...

土肥次郎

惡七兵衛景清

間道即鶴越也

莊次郎

岡部六弥太

檢得歌稿

大藏谷在播磨
莊四郎

資盛愧之獨奔屋島。宋盛令諸將代之皆憚往。教經請當之。即夜與通盛盛俊往守北山。範賴至東門。土肥實平等至西門。藤原景清等力拒西門。敵不能入。重衡知盛又擊東門。敵卻之。已而義經自間道來襲。縱火。城卒陷。重衡西走。東人莊家長追射其馬。馬倒。其騎騎副馬。重衡呼而取之。騎為不聞。走重衡欲自殺。遂為家長所獲。忠度亦為岡部忠澄所追。忠度給曰。吾東兵也。忠澄曰。帽而涅齒者。非東兵也。忠度返鬪。搏忠澄。伏之三刺。之不入。忠澄僕來。終為所殺。忠澄檢其鎧得歌稿。因知其為忠度也。經正走過大藏谷。莊高家呼而求鬪。顧答曰。吾羞與若鬪也。高家怒逼之。經正下馬自殺。其弟經

知章遮關
武藏守知章

良馬三嘶
子夾父走

獻歎者悲泣氣咽
而抽息也
大夫敦盛
熊谷次郎
城上笛聲

俊及通盛業盛師盛清定清房盛俊等皆歿。通盛妻聞其夫歿。投海而歿。教經航赴淡路。宗盛奉帝于舟。諸敗兵爭舟而溺者無數。知盛初為武藏守。國人識而追之。垂及其子知章。時年十七。遮關斬其一騎。歿之。知盛得間而遁。下馬上舟。舟隘不容馬。則北馬首鞭之。馬躍上陸。甲中成能曰。良馬也。與其獲於敵。寧射殺之。知盛曰。吾由此免。不忍殺之。馬望知盛。三嘶終為義經所獲。知盛謂宗盛曰。子歿以救父。父棄子而走。使他人如此。吾當唾其面。今吾為之。謂之何哉。因獻歎流涕。敦盛亦與知章同齡。望知盛舟。馳之為熊谷直實所獲。是日直實冒曉向西門。聞城上有笛聲。及獲敦盛。見其賦。持笛念

嚮所聞者是也。乃請首於義經，并其笛歸之。義經以諸首虜歸，獻法皇。法皇使人諭重衡曰：汝胎書宗盛，使效神器，則宥汝死。放還屋島。對曰：臣宗世建勳王家，而子孫卒為君所棄，以至於此，命也。勝敗豈關臣一人，臣不才，至為累囚，假令生還，將何向？目見宗族，宗族亦必不肯以臣易神器也。雖然，臣不敢不奉救，乃作書從院宣使至屋島。時手得書，悲泣欲聽之。知盛執為不可，教宗盛作答表曰：謹領宣旨。通盛以下既授命矣，重衡豈獨欲生哉？至若神器不可須臾離聖體也。陛下尚思東盛清盛遺勳，則辱枉龍駕臨幸西州，臣等護以西南四道兵以討亂賊，不者臣等有赴三韓契丹而已。不

時子重衡母

知盛教宗盛作答表

契丹遼東也本東胡種後國号遼

剽割算也
檻致以板口圍為
檻而囚之以送致
梶原平三
狩野介

工藤左衛門
重衡朗吟
虞氏淚楚歌聲共
楚項羽故乘槎相
公之句重衡假以
寫已情也
微行更為微賤之
服而隱行也
明年
僧侶報重衡嘗燒
寺之怨

能奉命。平時忠捕院使，剽而遣之。法皇怒，以重衡附賴朝誅焉。賴朝檻致之鎌倉，延見使梶原景時將命來跪。重衡旁，重衡不肯聽。遙語賴朝曰：重衡至此，命也。公尚記先人之德，則請速賜之。死。賴朝乃屬之狩野宗茂，具湯沐。令姬十手侍浴。因問其所欲，重衡欲削髮。賴朝不許。因餽酒，遣十手及工藤祐經佐之。祐經搥鼓，十手彈琵琶。重衡屬杯，十手朗吟曰：燭暗數行虞氏淚，夜深四面楚歌聲。賴朝微行，側耳戶外，聞而憐之。度石姬仲丰與十手更直。明年六月，以南都會侶請斬于奈良阪。二女皆削髮為尼。云初重衡之傷，京師也。維盛妻琴在京師，聞三位中將被虜，意其維盛也，使僕視之，非也。

高野山在紀伊

維盛父重盛嘗教賴朝

內府宗盛也

唐皮甲小烏刀

小烏拔圓二刀

宗清拜賴盛而西肥後守貞能平太入道貞繼

然見師盛首則憂恐。維盛在屋島亦吾之再姓也。歲三月間出之。高野途梗不達。於是赴高也。密使人其舊臣為僧者。語之以情。曰先君嘗德賴朝。內府以故猜疑。比吾於賴盛。吾故適至此。欲一詣熊野。祠赴水。爾乃與俱詣焉。投那智海。歿命。隸人還告。資盛曰。唐皮甲小烏刀。在貞能許。公宜取之。萬一事平。幸傳之我兒。初平氏有小烏拔圓二刀。例傳嫡長。至忠盛傳小烏於清盛。傳拔圓於賴盛。二家自是相惡。賴盛於是在京師。是歲五月。賴朝以書召之。且曰。必攜宗清。賴盛即東行。宗清不肯從。曰。臣非不辨禍福。獨不愧西海諸公舊僚乎。乃送賴盛至近江。辭而西來。至屋島。是月。貞能弟貞繼起。

大內相模守

佐々木源三秀義

三日平氏

兒島在備前

公等不從。今終如何

明年

門司關在豐前

屋島之戰

高松里在讚岐

兵伊賀。應平氏集二百人。襲破州。守護木內惟能。遂入近江。與源秀義戰而斬之。已而為惟義所敗。歿之。世呼曰三日平氏。平氏欲復山陽道。九月。行盛以兵二千屯兒島。範賴以十萬騎來攻。我軍敗還。宗盛以下。目怙。不樂。知盛曰。吾嚮欲守京師。公等不從。今終如何。宗盛莫以應。明年春。知盛城長門。引島扼門司關。又遣兵擊破土肥。實平於備前。復兒島。又擊破河野。通信斬其族黨百六十人。效首屋島。宗盛檢之時。聞源義經。其河波來攻。而未得確報。明日。望高松里。火起。田中成能曰。敵來襲也。請急御舟。令將士拒于陸。從亂射。殺襲至。我兵能拒。義經縱火。行在我兵盡。上。海關。忠房在紀清上。

景清擄鉞

懼撲取也鉞鉞頸
鎧也

次郎兵衛盛嗣

江見次郎

短兵接戰以刀劍
相接擊也

志度增浦並在讚
岐

岸挑戰美尾屋十郎者來鬪而走。景吾之再姓也。鉞斷。挂之。雉刀。掀而呼曰。吾景清也。蓋來也。密使人。敢近我。兵踵上。大戰。佯卻。上舟。以誘。致義經。幾獲而逸之。宗盛名。教經曰。我兵數。逸義經。義經兵。不過數百。騎耳。公一戰。教經乃與盛嗣。景清等三十人。追陸而射。教經勁弓。長箭。射殺敵。精騎數十人。會日暮。義經退軍。高松。教經軍。屋島。欲夜襲。源氏。盛嗣與江見。盛方爭先。徹曉。不果襲。天明。義經以七千騎來攻。我三十人。步行。持短兵。接戰。敵騎披靡。教經因射之。戰終不利。遂上舟而退。熊野。湛增。河野。通信等。盡屬。源氏。源氏軍日盛。平氏奉乘。與避于志度。義經復來攻。乃退。保引島。已而長門。周防。

壇浦之戰

悉應源氏。乃赴箱崎。聞範賴以大眾在豐後。則旋泊于壇浦。源氏軍充塞海陸。兵艦三千。四面來攻。我有五百艘。知盛立船首。謂諸將士曰。勝敗之決在於今日。汝輩有進。毋退。生一心戮力。必獲義經。而後已。景清盛嗣等爭願決戰。甲中成能潛通款於敵。知盛謂宗盛曰。士氣奮矣。獨成能可疑。請斬以徇。不聽。固請。宗盛乃召成能勗之。成能唯唯。知盛握刀。目宗盛。宗盛終不能斲也。已而大戰。我兵奮擊。東軍數卻。成能降。義經。曰。吾已徙帝於兵船。徙兵於帝船。欲誘敵而夾擊之。義經知乘輿所在。合軍疾攻。知盛乃赴帝船。亂射。殺我知盛大笑。答曰。卿等當賭東國男兒耳。一聞忠房在經手掃。

賭東國男兒

安徳三帝與時子投劍函

時子抱帝投海

除船中盡棄汙穢物。時子乃抱帝相語之。再姓也。置出立船首。帝時八歲。問時子曰。安之也。也。密使人集矢於御船。故將他徙也。遂與俱投海。太后繼投。東兵鈞其髮。獲之行。盛有盛聞之。皆力戰。歿。教經驍勇。皆敵爭欲獲之。教經殊死戰。殺敵無數。知盛呼曰。公盍早自爲計。多殺雜兵。毋爲也。教經曰。中納言欲吾與義經決死耳。乃進。義經卒與之遇。教經免胄。撒鎧袖躍入其船。敵兵遮鬪。輒搏仆之。直逼義經。敵中有安藝家村。力兼三十人。率二力士進當教經。教經蹴仆其一人。拔二人投海。歿。宋盛與清宗不能自裁。從士擠之海。泗而遁。敵兵鈞獲之。藤原景經。景清從弟也。見之曰。奴輩敢辱

教經逼義經 太郎家村

三郎左衛門景經

于以七

平內左衛門家長

壽永二年三月廿四日

我君追斬一人。中箭歿。知盛聞而切齒久之。曰。吾可以歿矣。與教盛皆自殺。平家長等八人殉之。時壽永二年三月廿四日也。經盛資盛皆遁。已而自殺。宋盛父子與皇弟皇太后平時患以下。從義經而東。有命徇宋盛以下。于京師。宋盛自輿中四望。清宗不仰視。既罷。皆拘于義經第。宋盛不解衣。寢以袖枕。清宗守兵見而憫之。五月送於鎌倉。賴朝廷之前舍。隔庭相見。將命者至。宋盛悚然請宥。歿。賴朝措魚于俎。加刀焉。示之。諷使自殺。宋盛不曉其意。又送還京師。至篠原。父子別拘。知將被殺也。乃請僧稱佛曰。吾不歿於壇。浦以亂射殺耳。於是皆被斬。宋盛有次子。曰副將。先斬于聞忠房。在經之敗。

祖魚加刀 篠原在近江

宋生標已

日本外史 卷之一

金工男兒

大覺寺在京城西
僧文覺本名遠謙
武者盛遠
丹後侍從忠房
知忠稱未詳
紀次郎太夫

時子謂衆曰。宗盛非故相國之子也。吾之再姓也。相國期其生男而女生焉。吾恐相國懷怒也。密使人易之。一傘工男兒。宜矣。其不若重盛。以至於此也。宗盛既死。時忠等皆處流。時義經與賴朝有隙。逃奔西海。賴朝怒其與平氏遺黨相依託作亂也。遣北條時政于京師。購索平氏胤子。伏匿所在者。幼孩生理之。稍長者。母之。其母若保。往往隨。歿。啼哭四聞。維盛子曰。木代依其母。匿大覺寺側。爲人所告。當斬。其乳母因僧文覺請宥。賴朝素重文覺。且思重盛德已也。特宥之。削髮爲文覺弟子。及木覺圖不軌。木代坐歿。初維盛弟忠房遁。壇浦。匿紀伊。知盛次子知忠。當族人西奔時。甫三歲。乳母子紀友方。

上總介忠清
筑後守貞能
上總五郎兵衛忠光
上總七郎兵衛景清
越中次郎兵衛盛嗣
魚鱗取眼
嵌音嗣。陷入中也
春音本。盛土器也

攜匿備後。後徙伊賀。平氏舊臣藤原忠清先。宗盛一年。見捕斬。平貞能削髮奉重盛骨。隱於常陸。忠清二子。忠光。景清。與平盛嗣等潛匿各處。後八年。鎌倉有土木事。賴朝臨焉。忠光雜役徒。欲刺賴朝。嵌魚鱗于眼。以爲眇。荷畚出入。賴朝見而怪。執之。懷利刃曰。平氏臣忠光。欲爲故主復仇。究問其黨。曰。獨有盛嗣。聞前在丹波。不知今何之。不復言。絕食飲月餘。歿。賴朝大索天下。無所獲。後五年。知忠自伊賀還入京師。匿于法性寺。側。盛嗣景清聞之。皆至。諸舊臣稍稍來屬。謀襲賴朝妹婿藤原能保。能保覺之。令兵圍攻。我兵二十餘。歿。亂射殺敵。而歿。知忠與友方俱自殺。盛嗣景清遁走。聞忠房在紀伊。往

湯淺在紀伊

景清欲賴朝

八田左衛門尉

判官即義經
儲利刀銳鏃

歸之舉兵據湯淺城為熊野別當所攻破忠房被擄殺
盛嗣景清又遁會賴朝慶東大寺景清雜衆中欲刺之
事覺被捕屬之和田義盛義盛苦其不遜也辭之乃屬
於八田知家景清終不食而死盛嗣變姓名仕但馬人
氣比道廣為其旣卒因通其女每浴馬為馳射狀道廣
知其盛嗣而不問既而隨道廣如京師遊故妾家妾家
告之源氏乃令道廣捕之道廣遣力士數人候其浴圍
之盛嗣罵曰奴輩吾欲遁即遁而不欲累主人出而就
縛賴朝面讓之曰盍死於壇浦對曰欲擁一平氏胤以
復舊業耳又問曰聞汝依義經有諸盛嗣曰否也嚮在
京圖判官而不遂爾來頗儲利刀銳鏃欲一試之於將

後出委平氏謂員
盛

相門謂藤原氏

籠包舉也

朱紫印綬也謂名
爵

軍之身遂被斬
外史氏曰自我先王之開國也非無僭亂之臣也而未
有謀危社稷者獨有一將門焉而出於平氏豈非其宗
之大恥哉然能討滅之者亦出於平氏焉則足以相償
矣且自將門一伏誅而後世無復覬覦神器者可謂彼
以其身標天下大戒也抑使將門得一檢非違使則未
必甘為反賊故天慶之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之所
致也當其無事也籠朝廷名爵於私門而不恤人之失
職及其急也乃遽揭朱紫呼號天下使天下英雄有以
窺朝廷後世源平爭起以功邀其上者焉知其不基於
此也世稱清盛功不償其罪舉不臣者輒以為稱首而

燕生樂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詩蒙者華篇

彼已氏於藤原氏

大造猶曰大功

漸漸次也

籍情也齊威也

不知相家不臣已什倍清盛清盛蓋視而學之否則何
遠至此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自相門之專權也后
皆其女天子皆其女所生而卿相皆其子弟親屬苟非
其族類鋤而去之雖皇族不能免焉甚則易置其主視
猶奕棋清盛所為無一不似彼已氏者而加以鷲悍其
意曰以無功之人猶擅權寵如此吾之有大造於王室
何為而不可世以其技興之無漸群起咎之而不言有
為之師者焉且清盛所以至此由後白河帝養成其勢
爾夫名爵公器不可私用人臣而私名爵是負其君也
人君而私名爵是負其先王也帝蓋授先王名爵於清
盛籍以濟其私焉而長其負功邀上之心至於不可制

殺去聲損也減也

騙詐也謂藤山

遜位

文治後鳥羽朝年

号

院政法皇上皇之
政令也廟論朝廷
之議也
寬平字多朝年号

將誰咎哉雖然成平氏之勢者不獨始於帝也初忠盛
受寵於白河鳥羽連進官爵人以為不次蓋朝廷倚其
力以抑源氏抑源氏所以殺相家之權也源氏自滿仲
賴光每為相門之爪牙攝政兼家之驅花山也源賴信
實悍衛道途降至文治之際朝廷疑關白兼實之助源
賴朝亦非以其世相黨援哉由是觀之延平宗以抗相
門院政廟論所相傳承其猶寬平之擢任菅氏耶文武
雖異其意一也以管公之賢猶不能無戀權之意平氏
除重盛之外皆不學無術其矜功擅寵進不知止曷足
尤焉假設重盛後父而歿盡反其所為戒節子弟輔翼
王室則雖接踵比隆於藤原氏可也而源氏何資以起

關門篡族也

演廣延也
懷愴非傷也

神祖神武帝也

哉源氏名為治暴亂而其實攘竊王權源平之罪未易
輕重也且夫源氏猜忍骨肉相食孰與平氏關門至死
不失懿親邪世傳平語倚琵琶演之其音悲壯感憤聽
者莫不悽愴余嘗西遊長門過壇浦觀平氏覆滅之處
矣又抵肥後聞其州有五家山山谷深阻平氏或竄匿
焉子孫至今猶有存者不與外人交通云夫平氏於王
家功罪相償天不必勦絕其後則是其或然也
外史氏曰王權之移於武門始於平氏成於源氏而基
之者藤原氏也故略敘王室相家之系統以備參觀云
蓋神祖而後三十九世曰天智是為中宗天智子木友
即位而天武以叔父篡立傳之持統文武元明元正聖

武孝謙帝木炊凡七世而天武之嗣絕光仁以天智孫
入繼大統傳之其子是為桓武帝桓武三子平城嵯峨
淳和兄弟相及仁明以嵯峨子繼之文德以仁明子又
繼之文德幼子以藤原氏故立即位是為清和帝清和
子陽成為藤原氏所廢光孝以文德弟代之光孝而下
宇多醍醐朱雀村上父子相繼村上之子冷泉圓融兄
弟相及花山以冷泉子繼圓融一條以圓融子代花山
一條又以冷泉子繼一條一條之子後一條後朱雀兄
弟相及後朱雀而下後冷泉後一條白河堀河鳥羽崇
德父子相繼崇德而下詳於源平語中崇德而上至於
文德廿一世其非藤原氏之出者宇多後一條而已故

鎌足天兒屋根命
曹裔藤原氏祖
四朝謂持統文武
元明正四帝也

惟喬更衣紀靜
出也

皆計抑其權而在位不長莫能遂志然年多以後三朝
不置攝關政在天子由河以後已辭位而猶聽政在
上皇其餘皆仰藤原氏之成而其擅政始於文德云然
余謂藤原氏驕專其來久矣非獨始於文德時也鎌足
助天智效力王室其子不比等為四朝元老文武聖武
並娶其女而孝謙其外孫女也而皆淫縱惠美押勝嬖
於孝謙始危國家實不比等孫則其家法可知也其後
光仁桓武仁明獨不出於藤原氏而自平城以下至於
文德又皆其出文德外舅左大臣冬嗣為不比等四世
孫冬嗣之子良房又納女文德生清和文德欲立長子
惟喬而憚良房遂立清和則藤原氏之威懾人主非一

正統記云光孝帝
踐祚之始改攝政
為關白關白之稱
以此為始取漢宣
詔萬機之政猶關
白於光之語按慶
抄云幼主時代君
行政為攝政入主
既加冠後改稱關
白其詳見職原抄
冷泉為平守平皆
中宮藤原氏之所
生政記云中宮妹
通源高明高明又
進其女為為平妃
村上以帝有心疾
欲立為平為其儲
貳諸藤原氏以其
婚源氏祖之今日
非藤原氏出者失
記
賺直階切實也

日又可知也清和生九歲即位良房以外祖攝政其子
基經廢陽成立光孝關白萬機攝關之號始此基經二
子時平忠平忠平攝政於朱雀之朝與其二子實賴師
輔並列三公於是平有天慶之亂冷泉二弟為平平
村上欲立為平為冷泉儲貳而實賴等以其非藤原氏
出沮之而立守平是為圓融於是乎有安和之變師輔
三子曰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曰道隆道兼道長皆
兄弟爭政伊尹女生花山兼家女生十條故兼家令道
兼賺花山遜位而以十條代之是其最甚者也後十條
而下三帝皆道長女所生是其最極寵榮者也道長二
子賴通教通相繼執政而賴通生師實師實生忠實忠

五派近衛九條二條一條鷹司是也

奕葉累世也
秉鈞秉朝權也

奔競奔走競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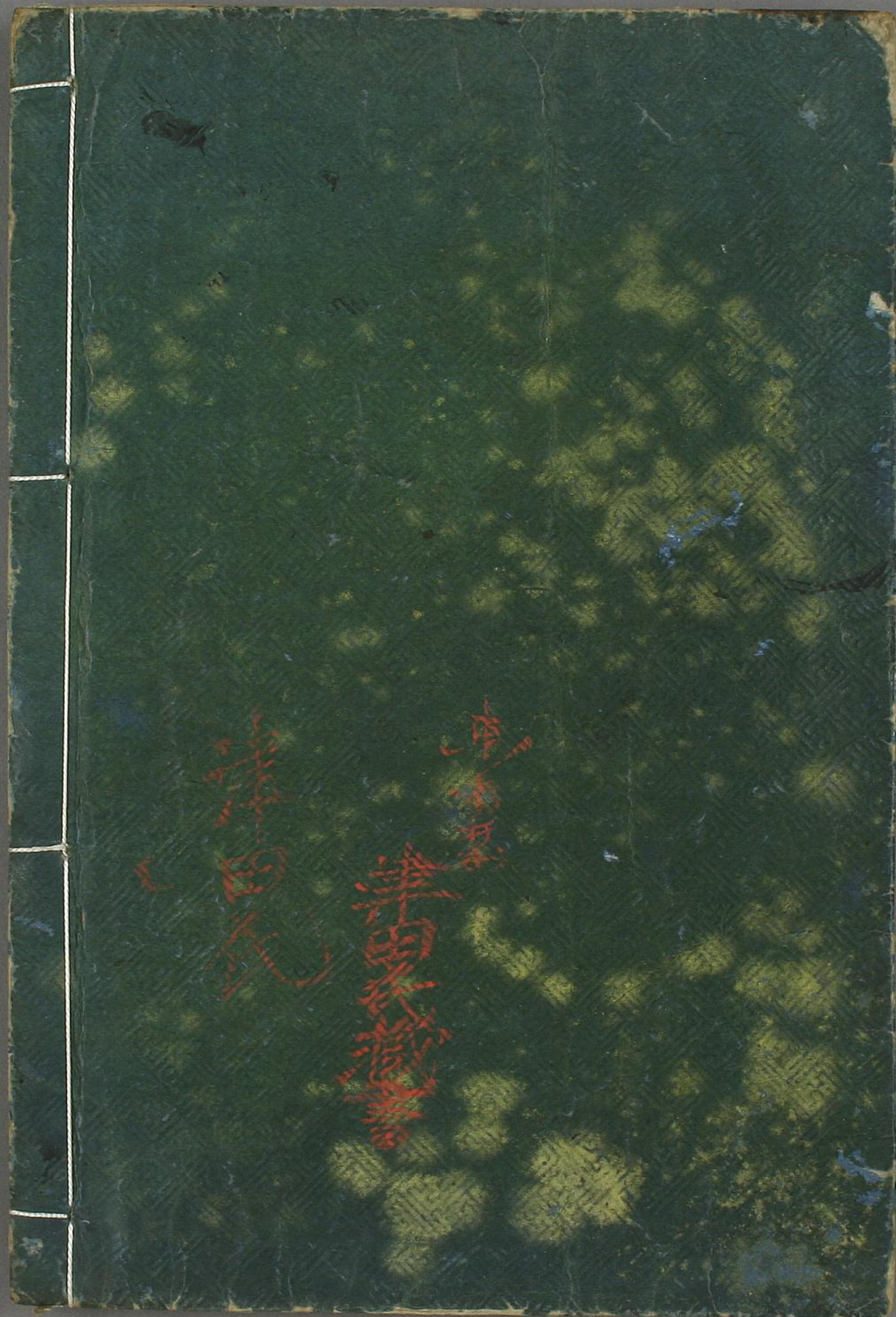
廳使衛尉檢非違使左衛門尉也
闕積功也門閥猶曰門地以格例

實疎其長子忠通而愛少子賴長於是乎有保元之禍
忠通三子基實基房兼實基實生基通基房生師家兼
實生良經更執朝政於源平之際其論議可觀者獨有
兼實他充位而已其後一姓分爲五派更爲攝關而其
進退皆不復關天下事不足錄也總之良房而下奕葉
秉鈞大抵務營私門不以國家休戚經心而當其爭權
父子兄弟且不相保奔競從諛舉朝成風宜乎大亂之
基於是而其終與王室俱衰共頽徒存空名可不哀耶
外史氏曰吾聞史有知王霸所以廢興也源賴朝嘗奏
木江廣元爲廳使衛尉攝政兼實議爲不可曰非儒家
進仕之例嗚呼以門閥爲賢以格例爲政驅其才俊以

爲政循資格也
才俊指大江廣元
三善東信等
鳥雄指賴朝

以得廳使爲榮以
不得爲辱
不以朝廷從吾所
請爲益以不從爲
損世變謂天權
移武門也

資鳥雄而猶不覺悟爭此區區兼實且然其他可知向
使相家有憂國之心通變之略何患於王權之外移邪
顧嚮者天慶之亂也亦由藤原忠平之不許廳使於平
將門也久矣哉相家之沈滯豪傑也抑將門欲自與也
而以得失爲榮辱賴朝欲與之其下也而不以從違爲
損益又可以觀世變矣夫



津西氏藏
卷四